國朝文滙

國朝文滙乙集目錄

卷六十九

王衍梅 字律芳號笠舫浙江會稽人嘉慶辛未進士官廣西武宣縣知縣有綠雪堂遺集

道鄉書院記 一
跋鉛山先生請重修應宿閘書 一
劉儀 字翰儀號五山江蘇武進人嘉慶癸酉舉人官浙江長興知縣有五山文藁
復高雨農書 三
贈甯海陳于磐序 三
程迓亭據梧齋集序 四
四川營山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五
龍汝言 字子嘉安徽桐城人嘉慶甲戌一甲一名進士官修撰改內閣中書有賜硯齋集
劉氏續修宗譜敘 七
文淵閣大學士章文簡公墓誌銘 七
欽善 號吉堂江蘇華亭人諸生有吉堂文集
于太傅論 十

自碧浪湖登道場山記　十
遊白鶴山記　十一
遊雲巖記　十一
負骨三孝子傳　十二
周樹槐字星叔湖南長沙人嘉慶十四年進士歷官山西沁源江西吉水知縣有壯學齋文集
宋景公論　十四
趙孝成王論　十四
漢高帝論　十五
書蘇文忠正統論後　十五
再書正統論後　十六
書蘇文定隋論後　十六
與胡雪帆書　十七
試用從九品吳君墓誌銘　十七
胡世琦字瑋臣號玉樵安徽涇縣人嘉慶甲戌進士由庶吉士改官山東費縣知縣有立經堂集
論學　十九

紫山倪氏族譜序　二十
劉逢祿字申受號申甫江蘇武進人嘉慶甲戌進士官禮部主事有劉禮部集
詩古微序　二十一
烏程趙氏家廟碑記　二十二
禮堂授經圖記　二十二
書馬貞女　二十三
汪元爵字伯平號芝君江蘇鎮洋人嘉慶戊寅舉人官刑部郎中有溉西書屋藁
侯方域論　二十四
盛蘭雪南歸送行序　二十四
西郊詩存序　二十五
徐秋士詩序　二十五
林則徐字元撫一字少穆福建侯官縣人嘉慶辛未進士官至雲貴總督謚文忠有政書
畿輔水利議敘略　二十七
江蘇陰雨連緜田稻歉收情形片　三十一
與龔定盦書　三十四

寄潘德輿書

道鄉書院記

王衍梅

甚矣余之多幸也游嶺南十年足跡所經曲江想見文獻公之為人風度樓存焉昌黎韓子游潮州延趙德為師而潮之風一變蘇文忠公游海南與黎子雲老符秀才為徒而海南之風一變二公道德文章津逮後學然余實未嘗身至其處前年謁選得粵西之武宣不幸先事牽涉過端溪慨然想見包孝肅之為官桂林弔顏光祿讀書之臺南軒張子招隱之巖低徊俛仰未之逮也願學焉尤幸者今年膺昭州太守侍御俞公之聘主講道鄉書院而獲登鄒忠公之堂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苟誦其詩而讀其書尚論其世千載猶同堂焉何必身至其處哉身至其處則其嚮往為尤切公之以言事被譴也至則夷如曠如其事詳於宋史其軼見於郡邑志後之人即公之字以名其講學之處固宜嗟夫自元豐山長而士鮮古則城闕青衿往往而有況於昭之遐凱僻壤者乎迄于今男不游惰女習樵牧絃管之聲闃如而獄訟衰息太守得以時勸學焉不可謂非先賢之津逮遠矣夫士草茅伏處績學勵行一旦遭際休明出其所蓄次第展布或臨事敢言特立不懼精誠貫於日星道德昭於來茲距不赫赫若前日事哉而文章則固其緒餘也余不幸

不自檢束。齒髮日以蒼。浪何抗顏而為人師。及登公之堂。桃李垂芬。如覩公之手植焉。璽王在筵。如挹公之笑貌焉。一種夷如曠如之致。時遇之斷煙荒草閒。幸矣。涉飛鳳之顛。遡龍圖之亭。凭闌四望。何之足跡所經。前賢之流風餘韻。雲集波睠。畢來斯會。宇宙之大。古今之變。若日往來於吾胸中。而口卒莫能宣其所以然。雖然。觀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繼自今潛心抑慮。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動以考夫文章之得失。而靜以究夫道德之歸。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誠不可謂不幸。則甚矣余之多幸也。諸生津逮有素。升公之堂而心公之學。豈不亦甚幸矣乎。有司歲春秋祝公。乃作歌以侑公曰。

緊公之姓出於鄭而統承夫嶧也。宜其氣之不可遏也。吾夫子麌嗟而鳳泣也。翔千仞而公接其一翼也。吁茲其為有道之鄉。與余小子聞而知之於井欄之石也。

跋鉛山先生請重修應宿閘書

鉛山先生兩貽甯紹台潘蘭谷觀察書。請重修吾鄉三江應宿閘。前書略云。閘此都老成人言。應宿閘石腳鬆弛。圻罅如裂。總雖兩板層瀚。而奔瀾激箭。透漏波噴縷縷焉。及此不重加修建。它日之禍烈矣。再書略云。此閘自康熙二十一年。經制府姚公捐修。至十年前。太守舒甯安與德山陰令萬以敦。因士民請修。而次妥議垂成而各

官以升擢去。遂延至今。時潰敗日甚。其前此建議時。有蕭山蔡某。倡而贖者也。恐持彼邑前翰林毛甡所著三不修之說。力梗衆議。曰。不必修。不能修。不可修。大約以此鬨爲姚制軍修壞立論。按毛甡所著之書。言僞而辯。記醜而博。平生以詆毁先儒爲能。其奴視朱子幾同仇敵。及病危日。自嚼其舌稱快。舌盡乃死。其人狠愎無賴可知。所言偏僻。何足爲重。況姚公籍本山陰。當時幾經集議。始爲舉行。豈智出毛甡下乎。在當日蕭山之人。總以此牐切膚山會。於彼上游無涉。故欲吝其財與力耳。豈知水性無分於東西。彼爲海潮者。果不能西流而上溯乎。末又自記云。此書庚寅三月中。再達觀察。觀察覆劄亦懇摯。旋移嘉湖道去。而七月廿三颶風作矣。蕭山沿海居民遂成魚鱉。興利除害。蓋有天焉。可慨也。是時先生年四十六。主講蕺山證人書院。其於富者貴淡焉冥焉。而拳拳利濟之心。隨地觸發。有出於不能已者。乾隆乙卯。鄉先輩修撰茹公棻。外舅前甘泉令陳公太初。復議重修。上書於制府覺羅吉公慶。時又有以毛甡之說來梗者。大藩稼軒汪公志伊。竟如所請。決日而檄下。動帑勸捐。自秋徂冬。數閱月而功成。其石脚之鬆者插之。泐者新之。鐵之寒者膠液而融之。湅以蘇麻。周以純灰。千辟而萬灌之。凡洞二十有八。有細罅必嵌之。啟閉以時。渟泄有法。而先生二十年前。所謂潰敗決裂者。至是而屹若崇墉焉。方創修時。庸夫販豎。呶嘀嘀

如箕舌張。妄云。湯公水星。手刱神跡。不宜驟動。一目之儒。又以毛甡淵博。必非無見。恐一壞於制府。再壞於狀元。而同事諸公。毅然不顧。嫣工而落之。厥後年穀豐收以倍。旱乾水潦無虞。方稍稍感重修之德於不速。嗟乎。仁人君子。達而在上。與閭閻共疾苦。課耕桑。敦孝弟。力行而不怠。退而居下。不以聲色田園自娛。而孳孳於農疇水洫之大防。此成己及物之當然。非吾儒分外事也。不然。先生一寄公耳。足迹所至。曾何毛髮切於其膚。而一議修蕭山富家池石塘。再請修三江壓宿閘。何其不憚煩哉。當時事雖不果行。所謂仁人之言。其利也溥。俊之君子。即指先生兩書。以駁毛甡三不修之議。而果於必行。余時據席隅而觀焉。蓋不自知其何以尊先生而薄西河也。爲人上者。其可不留意乎哉。嗟乎。讀是書。湯公神靈。亦當爲吾越士民稱歎矣。

復高雨農書

劉儀

雨農先生足下。月望芸皐觀察。遞到手教。並大著傳文二篇。伏惟先生以碩德耆望。主持八閩風教。意欲盡人而借之至道。故雖以儀之無似。亦且惓惓焉獎借之。勸誘之。引而進之當世作者之林。又以儀之故。更求有以不朽其先祖。爲之立傳於通志名宦。又綜其始末別爲大傳。存諸集中。先生之用心至矣。儀將何以任此。然既辱愛如此。則私心之感且幸。宜何如也。儀來閩始識芸皐。因芸皐得知扶雅。以及先生。而石甫則已前去閩矣。竊見諸先生學識論議。各有自得之處。儀則自顧枵然。中無實際。方爲之媿且恧。今先生乃復云云。豈千慮固不能無一失邪。抑先生特矜其不足。而不覺成此過論邪。而儀碌碌奔走塵俗。其將何以實斯言於天下邪。儀嘗自恨交遊落落。識人苦少。不能盡見當世賢豪長者。以開耳目擴心臆。其不足與論一代之人材明甚。然就今所見。如吾鄉李申耆師。博究羣籍。淹通衆有。於文家徑術。冰瀫鑑瑩。王君瑤舟。深通心性。於諸經具有成書。其詩若文。悉高簡有法。吳君仲倫。理解精闢。尤工文章。其於古也。取道於韓。衡貫旁騶。以放於司馬。優柔恬澹。斂於自然。如三君子之積學富文。殆上躋之古賢而無媿。儀幸皆得而師之友之。正恐所不得而師而友者尚多也。一郡猶爾。推之天下。正恐所不得而見之聞之者。更不可勝數也。然

惟此三君子者。其與石甫扶雅不必盡合。亦不必盡不合。設使與石甫扶雅與我先生相對一室。各罄所得。當必有相視而笑。相見恨晚者。而惜乎或吳或越或閩。各以事繫而不得一集聚也。因是思古君子抱其所學。欲共白之當世。無人焉以發之。必尚有抑塞而不盡其意之處。此後之讀其書者。悠然以思。喟然以歎。往往不能無留餘憾於不言之表也。但惟何人。於吾鄉得申耆諸先生。又得芸杲扶雅於越。比至閩復得先生焉。即其議論。授其學識。而竊資之以自淑。必有所型。無虞迷眩。縱學山者必不至於山。而其為慶幸已無言喻矣。是故儀固不足以承先生之言。而欲求所自力者。則必宜自此始也。詩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又曰既見君子。我心則休。其儀今日之謂矣。敢敬為先生誦之。傳文高古無倫。欽伺何極。惟敘世次有與儀家乘不合者。謹條具別紙。尚求更正。又扶雅見示古近作四首。亦妄為加注。並望諒之。教之。石甫處未能致書。便中更希先道。歲暮事冗。言不盡意。即日春事鼎新。惟萬萬順時為道自厚不宣。

贈甯海陳子聲序

距縣治北七十里地。曰柴溪。陳氏世居之。其先閩人也。當南宋末造。右丞相葉夢鼎以不附賈似道抗疏去位。累召不起。論者高之。蓋陳氏子也。嘗以復姓請於朝。不報

乃命其孫還為陳氏後云。緯字儒文。以郎官出知吉州。遂與文信國相知。其往還書疏傳於世者。動關軍國大計焉。用中字端夫。工詩文。與楊觀趙韋賢錢以德諸人齊名州里。端夫復善方正學。洪武中薦之為漢中訓導。後改德興縣丞。靖難師起。作墨竹歌以見志。卒與正學同死節也。端夫十一世孫汝梅字安春。以孝養稱。再刲股以療親疾。殁則廬於墓側。終其身不去。況家舊有書院。端夫讀書處也。為浮屠氏所占。安春力復之。益其歲入。俾族人咸勵於學。性能急人。乞貸者無不應。歲祲則設糜粥里中。衆多賴以濟。喜賓客。特作屋以處之。久之鄉人皆勸於勤稼。市無博弈縱酒者。環所居人不履官府者垂五十年。蓋凡安春所為。類皆人之所難。迨余承乏來此。始聞安春之為人。而深歎息於不及見之也。今夏乃見其子于磐。亦皤然六十許人矣。聽其言之諄如。觀其進止動作之怡如。信乎能繼其先業者也。已而示余以先世所編之遺集。及諸家投贈之什。余於是得安春之行事綦詳。陳氏固望族。世載其德。至安春復推而大之。令又有于磐以為之子。諸孫從事問學。振振乎有聲庠序之間。陳之宗其遂興乎。夫潛德久而始曜。孝弟之世食舊德者必延。而士君子苟尚志精業。恒不欲以報施為說。蓋盡力於所履。而非有所幸也。是則為于磐者。惟務益懋其行焉可矣。

程迓亭據梧齋集序

吾友畢君子筠陸君子範刻其鄉程迓亭先生據梧齋集既成而督余為序余徵迓亭之事實則曰先生少穎異長以名進士作令山右居官多惠政上官有審其文學者徵其文先生固不應引疾自免以去夫古人之自重其文者固有之矣然唐宋以來號為名大家者集中往往有隨俗酬應之作所謂非其人弗與者蓋難言之先生乃深閉固拒至以一官徇之而不悔嗚呼庶幾其古之立言者與先生既去官年且老而家無所資復藉館穀以自給嘗自旁郡汎舟歸遇盜盡攫其裝縛先生投海中僅而獲免其生平著述盡失久而其弟復蹤跡得之其集具在顧失首卷先生時已八十餘乃於咸署中握管補足即今之所傳者是也余嘗謂自古文章成之難而傳之尤難先秦諸子多非足本漢魏六朝諸集大抵出後人補綴昌黎之文必遇歐陽永叔而後大著曾子固集自宋以後失傳明李文敏自內閣日抄數篇以出而後復見於世李昌谷之詩乃為俗子所毀故存者無幾凡此皆世人所皇然矜重幾於戶有其書顧其初猶阨塞如此則夫文章雖工而知之者少而忽焉泯滅以盡者更可勝道哉先生之著作乃幸而得存殆由夙昔能自重其言故其所言者皆足以垂世行遠而自不致於磨滅與抑惟能自重其言故造物者亦陰相之而不忍使其卒無

聞於後與夫之垂老而復得得之又復自足成完書其事要為古今之至奇也是則二君琹而廣布之宣歟以表章鄉先達其微意之所在亦有從可知者矣

四川營山縣知縣楊君墓誌銘

君諱岳東字曉巖一字愚山晚號鳳泉姓楊氏世山東甯海州五臺南邨人幾世祖燦明大同府經歷擢福府審理曾祖傳日照縣訓導祖居元太學生 贈修職郎考好生乾隆四十年舉人借補平度州訓導 贈文林郎妣氏李繼氏林皆贈孺人君幼有至性讀書尤敏慧年十二以背經補縣學生學使仁和趙公佑以學有根柢深器異之乾隆五十四年本省鄉試中式嘉慶十三年成進士引 見以知縣用分發四川親老告近改直隸十五年補撫甯越六年調遷安再踰年兼署灤州是年大計卓異第一明年以憂去職道光二年至四川踰年署營縣又踰年補營山再踰年署合州明年以俸滿送部引 見道感疾乃乞長假歸七年而卒春秋七十有三方君之始至直隸也即檄賑高陽饑又勘定州淤地富室或賄吏為奸利君於盛暑中親料量繩尺日昃不自休訖事吏不能有毛髮欺撫甯三面距河多水災戶籍紛錯歲久不可理君徧歷其地鉤稽精密貧民咸得受撫卹有感激泣下者復上書行臺者具呈河淀今昔形勢異同隄阯與築所宜緩急得請則擇邑士之廉正者授以工凡

三月而該管。是迄君之去。民以無害。寡婦馮郭氏。訴九歲子馮某被勒死。案久懸無主名。君至。逮素與往來者。詰以某日夜。若在何地。所為何事。眾辭直。獨謝某語惝恍。更詰之。曰。馮與若何讐。乃手絞之。謝色變。然恃無佐證。堅不承。復詢餘人。則魏某是夜曾見謝。乃並閉置室中。謝窺室無人。與魏往復甚苦。盡輸其情。則殺馮者。果謝某也。吏伏幕後備錄其詞。已集眾出示之。其引伏。眾駭以為神。遷安地尤曠。多奸宄。治不少貸。獄訟為清。閒至三屯營。宿逆旅。顧問此間客舍凡幾所。主人悉數以對。旁一人忽曰。業此息亦微耳。豈若遠賈。不見駱駝店主者某。入都未幾。歸銀已若干矣。君默記其名字。及閱故牘。有喜峰口外商人婦。以夫牽駝九頭入口久無耗。具控者。君憶前語。密捕其人。復至其家。發視牆根新土。未及尺。赫然屍見。遂抵法。或稱君善發伏。則謝曰。冤不終沈。天道固然。何之聞答。豈逆計及此邪。比將至灤州。州民共集留行。中一人有獄事。哭尤悲。進曰。吾獄豈慮無白時。第聞明府判事如目擊。今且無聞曲直。願得一言也。乃為駐車出片言。而訟解。先是府君以白事伉直忤上官。及癸酉秋。畿南軍興。屬嚴檄辦兵差。皆不逾期集。上官亦意解。及那公彥成為總督。知君者多以為言。特疏薦之。未及遷而君以憂去。既至四川。繼督為蔣公攸銛。尤稱其明慎。繼之者戴公三錫。亦雅重君。然皆不果薦也。所莅三州縣。彊弱繁簡各不同。一如初政。

復以其閒建義學興文教進其士之秀者而教誨之久而四民胥勸雖笞杖未嘗數用焉其在合州耕者鉏地露人首刃傷重而面目不可辨或以無驗勸勿報君不可異日以事過遠鄉道旁一人企視復亟引避召之至自言為寓傭袒其背有笞痕則曰以竊故乃窮詰之曰汝事已破何諱供竊也且竊亦有具今安在復言有布裹在某處起之獲利刃有血跡度不可隱乃曰某日由銅梁劫夜行者慮而為人識別埋之即前人首也讞遂定前以無驗勸勿報者至是乃大服所著經義若干卷詩有初月等集都若干卷配任孺人同邑太學生文龍女性慈勤善體君意閨門數百指無後言後君一年卒得年亦如君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某鄉某原子四應奎縣學生兆奎道光八年順天舉人浙江分水縣知縣調蕭山聯奎昇奎並縣學生女一適李董勳孫九女孫十曾孫五曾孫女六銘曰

惟昔循良同軌殊科楚敖鄭僑民化民歌降及漢世治道崇古德禮所先明發亦興

豈知政術如繩如砥勝任何愉得情何喜折獄之要端在窮經根柢之學如金在型

茫茫九寓山峩川滿民無異性治無異迹厲以霜雪和以雨風既芟既柞禾麥芃芃

噫乎我君惟吏之師鏘鏘千祀君藏在茲

劉氏續修宗譜敘

龍汝言

古者賜姓受氏。各有本原。周官奠繫世辨昭穆屬之小史。漢唐以來官有簿狀。選舉由之。家有譜系。婚姻別之。歷代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以主之。仍用博古通今之儒知撰譜事。所以人尚譜系之學。家藏譜系之書。此近古之制。所以維持世教明貴賤定尊卑辨族類。百姓親睦。風俗敦厚。用此道也。劉氏故為望族。班史志有祁姓之劉姬姓之劉。鄭略所載有東郡河南雕陰三族。及漢賜項氏姓為劉氏者。蓋自陶唐以迄於今。上下數千百年。間人興宗。史不絕書。族姓蕃衍。遍於海內。豈不盛哉。然廣德劉氏之譜。則追原其始遷之祖為大宗。而上溯以前之源流可攷者。為列祖。若漢若堯代遠年湮。無稽弗錄。此其舊譜相傳。為大有學識者之所著作。誠有卓越於尋常萬萬者。夫漢魏六朝隋唐之間。取士悉重閥閱。士大夫以家世相尚。往往假借前代。附託名家。龍門系出重黎。蘭臺遠宗於豢。郭氏推本汾陽。如此之類。曷可覼述。若茲之據近舍遠。信以傳信。非惟無妄認華胄之誚。實亦深知其祖功宗德之所存。而不敢自誣矣。按譜載劉氏始遷之祖。惠曠公諱田。宋建炎中官廣德。卽郡之南鄉家焉。生七子。長仲舉。次仲元仲誠仲忠仲奉仲新仲賢。各擇里居。散處於郡境。及宣之宛甯浙之安吉。至今傳世四十。為丁數千。其間忠賢孝節科第仕宦。秀者讀。樸者耕。食舊

德服先疇所由世其家業寖昌寖盛永永無窮者源遠則流長積厚則彌光顧不信與劉之耆彦真翁翁曰誠生以監修學宮寓郡垣令其嗣紀勳受經於講堂因得與翁過從翁以續修宗譜偕其族之司事者曰型曰芝問序於予且示以舊譜余辭之不已乃受而讀之始悉其淵源之有自紀載之有據本支百世繁盛滋大之有所從來並為略敘譜牒之興實有關於世教風俗之本著為斯篇惟劉氏諸君子擇焉

文淵閣大學士章文簡公墓誌銘

道光四年九月丁巳文淵閣大學士章公年八十薨於杭州臯園私第十月甲申遺疏聞於　朝

皇上軫念耆臣恩恤如例　賜祭葬謚文簡凡所以飾終之典靡不備焉越二年十月公子垣卜公兆於玉泉山麓寓書都下以誌墓之文為請按狀公諱煦字曜青姓章氏別號桐門其先系出唐封世居會稽曾祖諱大賓遷杭祖諱名選考諱廷楊皆

贈如公官曾祖妣邵盧張祖妣鍾妣吳皆一品夫人同産四公其季也幼而穎異長通經世之學乾隆二十七年壬辰成進士釋褐內閣中書乞假歸省丁父憂服闋以原官充軍機章京嗣遭母喪既除補宗人府主事丙午典試雲南己酉分校會試遷刑部員外郎壬子典試河南癸丑分校會試其秋視學陝甘嘉慶元年改山西道監

察御史。乙未復充會試分校。擢太僕少卿。轉大理少卿。 特旨仍在軍機處行走。蓋
公入直樞廷二十餘年。練習掌故。籌畫視草。矢慎矢勤。故有是 命。而公自此受
特達之知。內而歷躋卿尹。端揆 綸扉。外而開藩建纛。屢權大府。其閒乘軒持節。遍
馳域內。以求民瘼。讞疑獄。至於垂老乞身之年。思一息肩而不得者。咸於是乎基之
矣。自時厥後。赴雲南鞫案。遂往川陝廉軍務善後事宜。還京。升太僕卿。尋尹順天。十
年出為湖北布政使。洊升巡撫。旋以刑部侍郎 內召。復奉 命往雲南鞫案。授貴
州巡撫。調雲南。兼署雲貴總督。十四年。晉都祝
釐。未至。署貴州巡撫。調江蘇。署兩江總督。年衰乞內改。仍授刑部侍郎。十八年九月。
署直隸總督。弋獲林清案內助逆首惡馮克善。
聖心喜悅。加太子少保銜。公子埏。署東昌知府。是時亦以軍功 賞戴花翎。東公訓
也。十九年甲戌。充會試正總裁。隨往查辦金鄉案。先是署直督時。升授工部尚書。調
吏部。故 命以尚書暫署山東巡撫。是年十二月。協辦大學士。次年赴湖北廣東江
甯安徽等省。訊案。即署安徽巡撫。二十一年。回京。調禮部尚書。軍機大臣上行走。調
刑部。仍管禮部。時公年逾七旬。自奉 命滇南十數載以來。軺車星馳。動經萬里。奔
走頻年。瘴雨蠻煙。棧雲隴雪。寒燠之或非其宜。饑飽之或違其節。加以所到之區。所

治之事。無不併心一力。勞形弊神。而公亦用是致疾矣。二十二年。開缺調理病愈。以協辦大學士尚書銜兼管順天府尹事。尋授兵部尚書。經筵講官。二十三年三月。眞拜文淵閣大學士。管理刑部。二十四年元旦。 晉太子太保銜。是冬疾大作。屢疏乞休。 溫諭慰留。明年復請。乃許之。馳驛回籍。甫數月。驚聞

睿皇帝升遐。奔叩 梓宮。

皇上知公老病。仍許還山。方謂怡志頤痾。期頤可卜。迺自解組歸田。優游林下者。纔四年耳。夫何溘逝之遽也。公生平當官任事。一以實心爲本。綜覈庶務。審慎精詳。雖案牘填委。而從容料簡。無不就理。晚年位益崇。望益重。敭歷中外。貴極人臣。而未嘗久於其職。惟撫吳幾及三年。善政留遺。至今吳人稱道之。其撫滇撫黔撫楚撫皖撫山東。凡所設施。皆未竟其緒。即當軸亦僅年餘。未足盡公之蘊。良可惜已。然公長於折獄。明允矜慎。有古欽恤風。凡獄多疑竇。久懸莫決者。

仁宗命公行。而公所至必得其情。無枉無縱。書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民協于中。時乃功。其公之謂與。原配陳氏。 封一品夫人。次配陳氏。即夫人同懷妹。皆先公卒。子四。長圻。早世。次埏。廣東南澳同知。丁公憂歸。哀毀卒。次坦。江西候補州同。次壎。候選通判。俊于世父。以公薨之年先卒。女三。孫七。長鎬。一品廕生。鐸。鈞。錫麟。錫壽。錫桂。錫

芝。降服孫二。銘錸孫女八。公起家中𦊅。歷踐台司。 恩禮際遇之隆。行誼事業之美。

具載 國史本傳。及公門人前戶部尚書潘公世恩所撰行狀。後之人可攷而得其

詳。玆唯敘述官閥。略爲論次。亦以見公之梗概云。銘曰。

玉泉之山高崔嵬。葱葱鬱鬱氣佳哉。妥公靈兮山之隈。

御碑穹隆兮屹墓前。名垂不朽兮稱大賢。公靈永宅兮世澤長延。

于太傅論

欽善

太傅再造明社。大節猶出入文人之口。侯魏以易儲為非。毛袁以易儲為是。而是非功罪皆於太傅一人斷之。善竊以侯魏之說苛人以理而不揆事勢。毛袁之說得事勢矣。而不甚揆於理。大臣之諫與小臣之諫不同。必求濟事。非止自申其直而已。太傅大臣也。處人父子兄弟神器絕續之交。非尋常諷喻所能入。計太傅所為。與鍾同章綸同。則景帝勉而聽者十之一。太子猶未可知也。默不聽者十之九。不聽則譏諍則怫。怫則太傅解兵柄避位。避位則石徐輩用事益專。當其時。京師乍定。脫脫不花犯遼東。不樂犯陝西。葉宗留亂浙。鄧茂七亂閩。黃蕭養亂廣。降人初遣。臨清未鎮。獨石未城。使亨輩為之。變不自內。必自外矣。何有於太子哉。太傅之身。所任重。所顧危。所務大。所責急。故不諫也。夫太傅之不諫。亦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也。何足以累太傅。而論者乃曰見深固當廢。見濟固當立。太傅固不當諫也。夫見深當廢。何如不立。既立矣。監國即位之日。何不先廢。不先廢於即位之日者。名理固有所不順也。不順不敢為。位未固也。三年之中。處心積慮。一旦發之。廷臣會議。唯唯署名矣。其所以唯唯者。苟曰不可。惡名有二。一曰植恩求後福。一曰懷二心以事其君。是二惡名者。無問文達文毅不敢當。即忠肅固敢當哉。懷獻青宮。未周一歲。蓋自甲午降册以來。未有

諫者。同綸之諫。亦止請復立沂王為太子。同綸不畏其死。而不爭之於太子未廢。亦以惡名之不敢當也。雖然。諫弗廢太子。止以觸景帝之怒。太傅猶或能借人心以默沮之。請復立太子。益以傷景帝之心。雖百太傅。不能使之聽矣。英宗之將歸也。寄景帝書曰。君位之事。另再籌畫。景帝之復英宗書也曰兄弟之間。何分彼此。其兩不克讓。雖古聖為之臣。不能無後患矣。太傅誠諫太子誠不廢。奪門之禍。誰謂其必無哉不廢太子而有奪門之禍。握兵之于太傅。亦不能免後世之竊竊也。嗚呼。春秋微義唯夫子當之矣。議古人慎之哉。

自碧浪湖登道場山記

雨過湖州。未見道場白雲碧浪之勝。此行先與舟子盟。乃與載。抵東門。風雨驟至。余遊志堅强。舟至碧浪湖。波心一紺塔。數十青峰環拱。蒼翠四起。雨點入浪花。亦作碧色。舟如葉舞。欲泊不得。述所向。白鷺導之。止蘆花間。望塔共隱煙雲中。更見一塔在高山俯視。求漁父問之。道場山也。南顧小溪。折西五六里。即山麓。喜甚。入溪橋港多十幾。停橈遥呼山家。俾指乃行。巳及麓。雨彌甚。去山猶二里。兒趲繫僂行竹柏中。阻澗水。見石踰之。入山市。皆閉門。過石梁。無居人。踏枯草。履稍輕。又行漸高。俾山亭憩焉。過亭誤入叢道。荒莽不可行。退見石砌。循之石級在密樹間。登級一里。至伏虎關

乃得一快。蓋前但勇於行，未視山景也。凡山寺皆藏坳，此乃踞高突處，岡直上，雄視諸峰。自下視之，但見娟秀，寒烟如拖，水氣撲面。思見太湖，為弁山障不可得，而碧浪湖盈盈相顧，更覺有情。欲再上，雨色愈濃，慮不可歸。下石級難於上，至山亭再憩，雨似止。欲更上不敢，亭後圓洞對山頂，墻旁扶老樹，若月中娑婆影，坐視久之，取途下舟，雨竟止。出溪橋，見日影。向使在伏虎關時，一意奮上，儻倖得晴，窮其趣，且便於歸，豈不歎為天助。惜哉，決於行，余之能；決於不敢，余之拙也。噫，余之拙於不敢，豈僅遊山。

遊白鵲山記

弁山周二百里，峰巒無數，白鵲其一也。以寺得名，寺本名法華，不著，以白鵲著。相傳蕭梁時，女尼開山，白鵲其靈跡云。入山初無異，至有松處乃異。松夾道，道長二里，計四千餘株，挺立高皆七八丈。道外小松湧左右兩峰而下，以億萬計。及山門，有僧赤腳顧余笑，坐余石上。問之名心法，殿主也。問古蹟，不知。問碑碣，引示二碑，皆明人文，略讀。又引示二碣，一完，乃東坡為湖州太守自書訪耘老詩，朗誦一過。一斷，為羲之書心經。字如聖教序，不著集字人。碣製類弓背，中隆上下削，奇古。當余誦詩，有僧輟鋤而聽。心法告余，寺養八十餘僧，此主山大和尚也。又引入後堂，見四五僧，年皆八

九十。低眉安坐最高為真身殿。即女尼坐化處。轉而右為望湖亭。亭在松巔。俯萬松復湧翠而上。太湖水一白際天。帆影如扇。為寺最勝處。是日嘉慶丙子九月二十八。午後西北風起寒甚。心法為余煮茶於亭。

遊雲巖記

長興孫先生。為余談雲巖之勝。即夜挐舟往。從呂山口。過荷瓣橋。沿李家港。曉登岸。問龍華寺。尋路入山。田初穫。山民舁木器。即田括穀。與我鄉異。山徑多茶花。過澗。夾道細松柔竹。松竹之外。桃李漫山。間露茅屋。一折夷曠。再折上高岡。澗聲轉急。岡東兩山若闕。從闕下望後山尖峰。忽裂作凹形。遥對雲表。岡脊有山亭。下岡見老松數百。得坦路。久行。望後亭不見。復見前亭。亭壁石碣十六。多明人書。已殘缺矣。首碣述寺址。初名豎拂庵。再上入寺。庭豎二碑。亦明人。小碣四五。皆近日捨田者。問雲巖寺僧不知。甯波客者。寄於寺四十年。導余從後院出。下乾澗。行石卵中。攀葛上。行滑泥中。又下跨水澗。又下越草坏。凡上下崎嶇者十餘。乃到不可上處。無路。尋路一步一顛。支杖危石中。邐迤里許。乃見巔背。巨石摩空。石在巖中出。大數十圍。高十餘丈。谽谺嵌巖。如神斧劈呀。為七八。上豁下連。巖有洞。深暗不可測。以碎石投之。有黑物撲上。驚視。鷹也。孫先生嘗見雲生於巖。問客。指太湖曰。日出時東紅西白。朝朝可見日

中無風。亦間有之。今日大風不可見也。

負骨三孝子傳

曹垂勳。字莘耕。華亭縣學生。父上林。乾隆間充軍烏魯木齊。勳徒步省父。行一萬三千五百餘里。屢經危險。過九道嶺。墜崖死復蘇。折二齒。在華亭自七月揭盡十二月始抵戍所。父老矣。乞至留侍一年。卒。乃裹父以綿。藏木匣。入嘉峪關。關吏疑焉。痛哭訴以故。憐之。乃釋入。到家。鬚髮盡白。家人不識矣。上林之罪。以其友夏某事緣坐。而得獄將發。上林勸之避某地。夏以告其二子。長子秉安。掩耳不聞。父去曰。今我實不知父所在。官鞫受嚴刑。不應。洩言也。次子西藩。從父行。見執。四方號救不得。斷一指於獄門。以志痛。一女在家。聞父抵罪。不食泣血。皆以孝行有聞於時。

戴實光。號春園。郡學生。父鳴游幕廣西。沒於忠州。光不能為萬里之行。積六年教讀館資。得附舟抵桂林省城。計程五千餘里矣。去忠州尚三千餘里。資竭。又就館。逾年至忠州。萬山烟瘴。其父厝州之觀音堂後。土溼將朽。用木箱收骨。又無資不能行。土知州黃氏留光訓子。又逾年。經烏蠻灘。船碎。光抱骨箱跳立灘心石。遇救免。下昭平峽。旋渦不測。恃縴以行。忽斷。飛溜數十里。竟未觸石。越日得過。至桂林。資又竭。以骨箱寄僧寺。復求館。凡八年。始行。出陡河。經長沙湘潭洞庭。屢遭橫風。船又幾覆。光

在船。骨箱置身旁。夜以箱繩縛髮臥。有變洪意抱父骨同葬波濤。其去而歸也勞瘁凡十餘載。始克於嘉慶十四年。舉其父母喪合葬。貧未娶。在廣西有妻以女者。辭曰。以有室去館資。致父櫬暴露於外。罪益重。衆顧不能強之。及歸父事辦。囊資亦盡。且年過五十矣。無與為婚。

周芳容。字鐵巖。華亭人。父文榮。客死歸州。芳容年十四。及壯自奮曰。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附漕艘賫書京師。為遊楚計。遇父友為作書歸州吏目。訪求父骨。及臨淮而病。旅主將舁置頹廟。既知孝子。不忍舁。久之。病愈困甚。步行過潁上。鄉人官於潁聞之。復具衣囊。自潁經商雒黃麻關。巖嶺千餘里。車馬不通。滑縣奸人伏莽道梗。處無旅舍。芳容倚樹宿。風雨至。淋漓達旦。又嘗夢中驚覺。有蛇穿袖出。又夜行山半。猛虎遮道。投身荒塹。赤脚行石齒中。踵決流血。地名往流集者。挺刃相劫。芳容倖免。出山由漢口。過宜昌。幾沒江中。抵歸州。衣食皆盡。持書謁吏目。遍訪州人。無知者。老役徐某。避亂居巴巫間。一日忽至曰。在東關外骨墳墟。依稀偏左。導往荒山亂草。尺寸求之不得。次日復往。忽見片石半出土。石字周文榮云云。告本州牧。啟棺。割臂血漬骨。深入不流。乃次第加纊裝橐。官於歸者賻之。負骨歸葬。同時有薛某者。市賈也。鄰火。號衆舉其父匶。衆先為舉貨。薛伏父匶哭。火及喪帷矣。衆感奮為舉匶。并薛出之。

贊曰。孝庸行也。非幸所遭。發爲奇行。危苦亦至矣。宜爲世所亟稱焉。而庸行之孝。余文所見。不多於諸奇行。此可歎也。曾有鄧有祺。善事父。父衣必鮮。父食必旨。日以百錢奉父。俾散遊爲樂。父色不愉。必跪請何事不愜。父食少損。必跪請何體不適。父極老壽。以無疾終。奇行諸君。當聞之而尤悲矣。

宋景公論

周樹槐

宋景公之時。熒惑守心。心宋分也。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之相。公曰相吾股肱。曰移之民。公曰。君者待民。曰移之歲。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其徙。候之。徙三度。壯學子曰。宋景公其知道乎。知道者。知天者也然孔子稱知道者曰楚昭王。昭王有疾。赤雲夾日飛。周太史曰。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是王有君人之言一也。如王之心。肯移之民與歲乎哉。不及三者。史不及。故王不及。然王遂卒。豈不三不足聽耶。將楚無天也壯學子曰。知天者不以道市。故不可非道罔。裨竈請用瓘斝玉瓚禳火。子產弗與。而鄭火。竈曰。不從吾言。鄭又將火。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卒不與。亦不復火。以後之不與。不復火知前與之猶火也。然則使鄭復火。子產無憾也。熒惑不徙。景公無憾也。故知天者不失人。然而宋之天。韋知之。鄭之天。雖竈也亦久而知之。楚之天。獨昭王孔子知之爾。此淫巫瞽史。不絕於後世也歟

趙孝成王論

趙孝成王四年。秦攻韓。取野王。上黨路絕。守馮亭以上黨歸趙。趙豹謂王勿受。平原君謂王受之。其後三年。秦阬趙卒四十餘萬眾長平。趙王悔不聽趙豹計。太史公亦

以為平原君貪馮亭邪說。故至此。壯學子曰。趙王可謂巧於諉過者矣。阬趙卒者。趙括也。信秦閒。違眾論。使括代廉頗者。王也。是安往不見阬。何必上黨。王不此之悔。而悔上黨之受。徒以將括出於王之獨斷。而上黨有平原君為之分過也。奈何論者因以上黨為平原君罪。韓不能有上黨。上黨不能為韓守。憤秦之暴而入之趙。斬韓趙為一。以當秦。為韓亦為趙也。安得謂馮亭邪說而疑韓嫁禍哉。雖嫁禍。趙安所避之。趙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太史公曰。利令智昏。余以利之與禍。小言之相倚也。大言之相絕也。是以智者擇焉。是故存亡之機決。而趨舍之計審。惜夫趙王平原之智不足以及此。城市邑十七。何足道也。秦非有愛於趙也。量秦之心。豈徒坐而受上黨之地而已。秦之攻趙有二道。若道河內。指邯鄲。邯鄲未易拔。則恐魏之擬其後也。將北竊晉陽。上黨蔽之。上黨入秦。而後揄次三十七城拔。而晉陽舉。趙之亡自此矣。趙誠逆知其禍之至此。何暇言利。利又孰大於此。然則雖上黨願入之秦。猶將急起爭之。況其自歸也哉。趙豹之所謂禍者。以秦且爭之也。發兵據之。擇將守之。秦若上黨何。守上黨。扞晉陽。秦若趙何。當是時。趙未為無人也。且夫秦師未至。上黨民未走。趙既已失之矣。廉頗軍長平。猶足以支秦。挑戰不肯。久亦倦而解耳。天奪之鑒。妖夢是踐。置將不善。壹敗塗地。惜哉。趙有萬全之利。王禍上黨。非上黨之為禍也。六國時

凡言秦不可與爲難者。非秦鬬則辱之首也。今人不幸降於虎。避之萬不可得。則奮挺當鬬。與虎爭一旦之命耳。重足屏息。以冀虎之入誡毋攖虎。以冀虎之見哀。是趙豹之智也。

漢高帝論

丁公爲楚將。逐窘高帝彭城西。帝急顧曰。兩賢豈相戹哉。丁公引而去之。及楚滅。丁公見高帝。帝斬以徇。曰後世毋效丁公。壯學子曰。丁公死晚矣。然謂哉高帝乎。高帝曰。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丁公爲項王臣不忠。然則爲項王臣忠者。宜莫如季布。丁公已戮。而季布方購。高帝非能以公滅私者也。然則高帝曷爲斬丁公。曰高帝之怨丁公。猶其怨季布爾矣。然而丁公斬季布終赦者。季布數窘高帝。卒無害於高帝。自以爲罪而逃之。則非高帝之所甚惡也。丁公能窘高帝。能釋高帝。自以爲德而謁之。則高帝之所甚恥也。不然。鴻門之役。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而封之。其有詞於後世也哉。

書蘇文忠正統論後

歐陽子始爲正統論。凡七篇。章子非之。蘇子是之。其所爭者。魏也。晉梁也。後唐晉漢周。三子者無異論焉。歐陽子晚乃删爲三篇。其說曰。正統之序。自堯舜歷夏商周秦

漢而絕。晉得之而又絕。隋唐得之而又絕。則黜魏而并絕五代。蘇子所謂序其可得以存教者。歐陽子終弗與也。蘇子曰。正統之為言。猶曰有天下。誠有天下也與之可也。魏五代。實則未能有天下也。歐陽子之絕東晉甚矣。歐陽子欲其統之絕而可續也。東晉不絕。隋不續。繼東晉者宋齊梁陳也。與東晉而不與宋齊梁陳。則無終。與宋齊梁陳而黜後魏。則隋無始。夫魏不能有漢。東晉不能有晉。漢晉無終可也。宋齊梁陳實有東晉。東晉無終。不可也。以晉續漢。晉不獨有魏。以隋續晉。隋不獨有後魏。晉隋則不惡其無始也。與東晉以及宋齊梁陳而黜後魏。隋則惡其無始也。蘇子序其可得者六。至於晉隋之間。蘇子亦不能有所與也。然且固與魏。何也。漢之魏。猶唐之五代。蘇子與五代。宜無詞以絕魏。然且固與五代。何也。蘇子以五代為宋始也。夫宋之續唐。猶隋之續晉。晉之續漢。宋不惡無始也。歐陽子之修五代史也。為宋故尊周以及梁唐晉漢。猶晉之陳壽。不容不帝魏也。然三國并志。壽益不以正統與魏。而歐陽子於史則尊之。至論正統。終絕之。明宋不惡無始也。且均之無始。於宋則惡之。隋則不惡之。於後魏則不與。五代則與之。宜歐陽子之不安而終變其說也。雖然。歐陽子之多所絕。尊正統也。而晉隋與焉。歐陽子之與。亦已輕矣。曰是實有天下。曰有天下則已爾。何必正統。

自記曰。七篇今載外集。曰原正統論。曰明正統論。曰秦論。曰魏論。曰東晉論。曰後魏論。曰梁論。三篇載居士集。曰序論。曰正統論上。曰正統論下。附或問一篇。其序論首曰臣某言。末曰願下學者考定其是非云云。蓋嘗以進呈者。歐陽子之定論也。外集又有正統辨上下二篇。不知作於何時。七篇序正統與蘇子同。三篇黜魏五代二篇。則堯舜三代後獨取漢唐而已。大抵歐陽子之於正統。屢變其說。而所取愈狹益尊。而名之曰正統。固不得輕與也。必也去其正統之名。紛紛異同之論皆息矣。

再書正統論後

晉之東。未有絕之正統者。絕之自歐陽子。歐陽子宋人也。使其生南宋。歐陽子不絕東晉矣。豈惟歐陽子不絕東晉。蘇子亦不固與魏。而退蜀漢。蜀漢之上繼兩漢也。自南宋也。前此東晉時。有習鑿齒之漢晉春秋矣。人以鑿齒為東晉故也。至歐陽子并東晉絕之矣。蘇子又固與魏矣。二子外。司馬溫公又帝魏而寇蜀矣。皆弗與也。蓋至南宋而後與之。決矣。夫南宋之為宋。其可哀矣。南宋之人。求之於古。有東周矣。幽王之弒也。太子即位。自西徂東。猶是王畿千里之內。天下宗周。未之有改。則非南宋之比也。其下後漢。後漢能誅莽而一天下。又非南宋敢望也。南宋不如東周後漢。而猶

賢於蜀漢。故亟與之。其下東晉。東晉則眞南宋之比也。又其下則後梁與北漢。則南宋亦不屑比也。元人之以宋遼金列爲三史也。非公論也。至明人病之。欲黜遼金。悉從晉書載記之例。則甚矣亦非公論也。從載記之例。遼可也。金不可也。於宋可也。於南宋不可也。夫遼之爲遼。蓋非五胡之比矣。嘗助晉滅唐而臣晉矣。又滅晉而暫主中國矣。然宋能一天下。而遼猶有燕雲。以此不如後魏。故曰遼可。而金暴起於宋之末。故曰於宋可也。南宋之不得不別於宋也。猶東晉之不得不別於晉也。論其地則比於東晉。而優於蜀漢。較其德。則蜀漢初不爲魏屈。東晉初不爲五胡屈。南宋媿之矣。而金之視後魏。有過之無不及也。而或者欲比於夫子之抑吳楚。過矣。吳楚自王其國耳。周之爲周自若也。夫子作春秋。不必爲吳楚。若吳楚雖微夫子抑之。後之爲史。必無有以吳楚擬周者也。吾故曰非公論也。或曰蜀漢列於正統者。以有武鄉侯漢壽亭侯也。南宋列於正統者。以有岳忠武紫陽諸賢也。賢者之益於人國若是哉

書蘇文定隋論後

甚矣蘇氏之好爲高論而不顧也。天下大器也。古之聖人。誠不役天下之利以奠生民。以固社稷。子孫萬世之計。未嘗不兢兢焉。故曰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其自視眇焉。而其視天下。若此其不敢輕。惟恐天下之去我也。蘇子曰。守天下者必

有大度非有大度之人。則惟恐天下之去我而以術留天下。以術留天下。天下斯去之矣不恐天下之去我而謂之度。古之大度者。宜莫如桀紂。蓋桀之言曰。日亡吾亦亡耳。紂之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已。余以天下未始不可以術留也。顧術何如耳。始皇隋文。是欲留天下而無其術者也。其亡也。不以留之而去也。二世煬帝乃任其自去而不留者也。蘇氏論秦之失曰。銷名城殺豪傑。鑄鋒鏑。此誠始皇防之太過。余以秦之失多矣。三者。非秦之所以亡也。文帝雖無經國之遠謀。亡隋非文帝也。謀臣舊將。誅滅略盡。本於猜防。猶之始皇欲留天下而不得其術。計出無聊耳。亦非隋之所以亡也。夫始皇則猶見秦之取天下如此之難也。隋文則猶念天下之久不定而重失其定也。二世之庸闇。煬帝之淫縱。其不恤天下。乃皆與始皇文帝異。而煬帝曰。貴賤若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亡國之言。與桀紂若合符節。由是言之。秦隋之亡。惟其君能置天下度外。故能以其身安然自恣於天下之上。嵩以適己。而不顧天下之去我。其禍皆起於人重而物輕。蘇氏之論。是以水濟水者也。

與胡雪帆書

先生僂於訓課。謝遣生徒。此著書之時也。乃者辱見過。授以儲英堂稿。委之決擇。意懃語重。僕何敢當。僕於古文。望古人而未見者。雖然。其講之亦有年矣。大抵唐以前

之文因乎世。世之降。至於不古。唐以後之文。視乎學。學之廢。始於不文。今之學者。弊弊焉從事時文。志於售而已。至於酬應之作。苟以徇人。勦說雷同。習見不怪。愚以古文者。古之所謂立言者也。有不溺於今之志。不囿於今之識。然後能心古之心。言古之言。是故其義可明也。其法可求也。文猶舟車也。舟車可以載金玉。亦可以載糞土。宋儒講道而薄文。是欲以負戴行遠也。今足下文規模態度。浸浸乎進於古。舟既具矣。車既攻矣。擇其所載者而已矣。足下老而好學。如遂欲就必傳之業。僕無似。猶願獻其所聞。其大者謹就各篇簽商。餘不一一。足下鑒其忠告而略其蓄道幸甚。

試用從九品吳君墓誌銘

余至吉水之明年。有以故試用從九品吳君之殯告者。君諱長春。大興人。嘉慶十有七年冬。以縣民盧炳京控事。會勘來此。十月己酉。會食縣署之西廳。遇疾不能語。索筆以進。已不知人。遂以其日卒。君子身來江西。無知君家世者。僕張貴從君需次會城久。言君有母就養廣西之左州。知州田文煦。君姊夫也。又言君有兩弟在京師。不能舉其名。其他皆不能知。於是前令無錫華翊殯君於城東之龍華寺。為告於大府。咨君之籍。以達君家。而使以喪歸。又使貴訃於左州。皆不報。又二年。吳興章耀曾來權縣事。悼君喪之淹也。於是田君亦去左州。乃為書以告知州高作霖。使訪田君。以

達君家。詎不得報。嗚呼。君以奉檄客死三千里外。旅殯十有一年。兩弟耶。母耶。姊耶。今皆安在也。君之喪其不可以待。余既重哀君而忝茲邑。謹得為君主。遂以道光三年四月癸卯。葬君龍華寺之原。直浮屠之西若干步。余讀柳子厚襄陽丞趙矜墓誌。矜客死柳州。官為葬於城北之野。後十餘年。孫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冢不得。至日哭於野。凡十有九日。卒感神卜以得之。嗚呼。君家既不可知。君儻有子若來章者耶。余又懼夫泰詗之不可再遇也。為之誌而哀以銘。銘曰。

仕為貧死胡子兮。羈十載魂長怛兮。人亦有言。隨葬達兮。抑返葬仁。君倘歸兮。龍華之原。草萋萋兮。我為之銘。冢不夷兮。

論學

胡世琦

稟賦雖愚竊亦有志定其規模於焉從事作論學

夫學必究其原也斯以殫吾力必窮其流也斯以徵吾識不明乎此而逐逐於一世之趨向一人之好惡雖終其身為之而有得吾未見其久也抑亦未必得乎蓋自三代以上古人之所為小節小義大節大義者不遊物以喪志亦不憑虛以研理學術之根原亦學運之純備也秦火一燼斯文失墜西京舉焉而偏東京全焉而雜十四博士之置各守師說互相主奴自鄭服大儒出破專門名家之習萃六經七緯之旨論撰成書粲然大備延及有唐義益求詳詞益求富敢於疑經不敢於疑注承漢學之末流而其弊至此此所以適授宋儒以口舌之柄也宋儒輩出舉而空之略棄前詁折衷己見於是向之南北授受者變而為伊洛淵源矣向之經師論說者變而為程朱語錄矣當其時惟東萊最稱淵雅而新安詆之為雜作史者入東萊於儒林而別立道學之目自儒林道學判而三代以來之學術從此分途矣夫朱子之於學非不海貫百家也朱子之於論學非不格致並進也其務窮理以求其是者適以矯唐人株守之弊耳而其時弊愈甚何則自十四博士後師學之異同尚未顯立門戶也而道學異同之辨門戶角立亦可知漢以後之學最數諸實所以束縛天下人之聰明耳

目。一有所據依。而不敢放言極論。故其弊較遲。宋以後之學淪於虛。所以廢頹天下人之聰明耳目。而任意高談。無所顧忌。故其弊更速也。老子之言曰。域中有四大。曰天曰地曰道曰王。荀子之言曰。通天地人謂之儒。夫儒而不通四大。不可爲學。學而不通三才。不可謂儒。道學儒林。强生分別。漫無實是。此適足以見學宋人之學者。不通訓詁之實驗也。今之學者又異是矣。矯明季講學之餘風。而務求實學。不惟不爲宋學也。且欲越唐而六朝而魏而工之。言易則荀虞焉。言書則馬鄭焉。言詩則毛鄭焉。言春秋則賈服焉。譬之入山者必陟乎崑崙。探河者必溯乎于闐。而下此之感爽遷轉沿緣升降之故。俱可得而覩已。然而爲所爲於舉世不爲之時。則主於能創爲所爲於舉世皆爲之後。則期於善守。彼世之號宏通馳名譽者。或輯存前人所不存之書。或講求今人所不求之學。甚或竊漢人之古義。而輕詆先儒。挾許氏之一編。而妄疑經義。彼曰孔傳古文之僞。此亦曰僞也。彼曰集傳淫奔之非。此亦曰非也。彼曰王弼傳易專尚虛無。此亦曰虛無。則異端矣。彼曰杜預注左時生穿鑿。此亦曰穿鑿。則曲義矣。究其所學。原未卽訓詁以求義理之所歸。而一唱百和。隨聲是非。其可哉。其可哉。然則如之何。曰漢學之昌明。猶中天之景運也。其唐宋諸儒之學之迭相盛衰。猶三代忠質文之循環而終始也。忠質文同歸於弊。而不可以識三代之始。主唐

宋之學。亦同歸於弊。而不可以没數大儒之苦心。惟祭川必先乎原。取法必宗乎上。為漢人之所學。而防唐人之流弊。始於一句。終於不測。庶不使講空虛無用者之終得以反其道而行之哉

紫山倪氏族譜序

自昔譜牒之學。肇於後漢。沿於六朝。而尤盛於唐。一時之辨族世系。冀為一書者。如舊唐書所載。杜正倫傳城南諸杜之譜。李敬元傳山東趙李之譜。劉子元傳彭城叢亭里諸劉之譜。其尤著者。然自六朝以來。家譜與國史相表裏。而百家之譜。悉上吏部。故其時新門舊望。貴賤寒畯。皆能檢稽得實。信而可徵。而唐初又合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為氏族志。並責天下譜牒。覈其真偽。匪惟敦本。且以崇實也。宋元以後。此制寖失。而私家之譜。泛濫失實。所以眉山蘇氏有不知寧闕之語。以為不得其詳。寧求其慎。既詳且慎。成譜若是之不易也。紫山倪氏。自漢御史大夫千乘唐尚書右丞恒州之後。簪纓不絕。而伊川始遷之祖。則為尚書康民公。攷其行實。足有補史傳未及者。伊川舊譜所載綦詳。而其譜即始於始遷之祖。為尤得體要。嘉慶癸酉歲。紫山輯譜復成。亦即倣伊川舊譜。以始遷紫山之祖為始。又並載始遷之祖之前。直溯康民公者。明得譜之所自也。昔人譏蘇氏族譜。不及其始遷之祖蘇留眉。

令知免矣。而其後系亦皆得之。故老搜輯之力。盡而不亟。余既喜其詳。而又喜其詳且慎之為可久也。要之修譜者收族者也。古者立宗以收族。而其後宗法已廢。則今世之族祠族譜。猶少存遺意。僻陋之俗尚龐厚。製譜者幾於家各一書。而尤當即其事以求其意。則茲譜之成。而鳩族親睦之道。其不即存於茲也夫。故不辭而為之序。

詩古微序

劉逢祿

嘗怪西京立十四博士。易則施孟梁邱氏。書則歐陽大小夏侯氏。詩則齊魯韓氏。禮則大小戴氏。春秋則公羊顏嚴氏。穀梁江氏。皆今文家學。而晚出之號古文者。十不與一。夫何家法區別之嚴若是。豈非今學之師承。遠勝古學之鑿空。非若左氏不傳春秋。逸書逸禮絕無師說。費氏易無章句。毛詩晚出。自言出自子夏。而序多空言。傳罕大義。非親見古序有師法之言與。（若漢廣德廣所及白華孝子之潔白崇邱萬物得極其高大雨無正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之顯皆望文為義其釋風之平王郊侯頌之成王成康雅之王命南仲及楚茨四十餘詩皆刺幽王之類又多不服於人心非若魯韓伕說每詩輒實以某人某事其言斷實不誣夫有所受之也）西漢專門傳受之學。至東京而漸決藩籬。鄭康成氏。總羣儒而通六藝。其學則於禮深。於易書詩春秋淺。故注禮用今文。采韓說。及解易詩書春秋。乃皆舍今學而從古文。聊以創異門戶。存一家之說。其後鄭學大行。於是齊詩漢代即亡。魯詩亡於西晉。與易書之今文諸家。同墜於地。韓詩公羊雖存。自唐代已號絕學。而韓詩復亡於北宋。甯非東京諸儒階之厲哉。而世之說者。顧曰三家詩多述本事。猶之不修之春秋也。毛詩則財以聖人之義法。猶之君子修之云爾。果爾則請以春秋義法斷之。詩何以風先乎雅。著詩春秋之相終始也。風者王者之迹所存也。王者之迹息。而采風之使缺。詩於是終。春秋於是始。春秋宗文王。詩之四始。莫不本於文王。首

基之以二南。春秋之大一統也。終運之以三頌。春秋之通三統也。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春秋之始元終麟也。變風始於邶鄘衛。春秋之故宋也。王次之。春秋之新周也。變雅始於宣王之征伐。春秋之內諸夏而外吳楚也。魯頌先乎商頌。春秋之寓王也。頌以商為殿者。謂救周之文敝。宜從殷之質也。託夏於魯。明繼周以夏。繼夏以商。三王之道若循環。終則又始。易終未濟之義也。王者因革損益之道。三王五帝不相襲。託王者於斯。一質一文。當殷之尚忠。敬文迭施。當夏之教也。是春秋之通義也。孔子序書。特韞神恉。紀三代。正稽古。列正變。明得失。等百王。知來者。莫不本於春秋。即莫不具於詩。故曰詩書春秋其歸一也。此皆刪述之微言。大義毛序毛傳曾有一於此乎。則所謂子夏傳之者不足據矣。詩之為用在於禮樂。而二雅小序。莫能詳其祭祀燕饗之所用。閒草蟲於采蘋。與儀禮樂章不合。則所謂太師次第者。不足據矣。分邶鄘衛為三。與左氏不合。以抑詩為衛武刺厲。以昊天有成命之成王為成其王業之王。與國語不合。以宣王南仲伐玁狁為文王詩。與大雅及周秦傳記皆不合。則所謂國史序之者。又不足信矣。以齊魯韓遺說質之。則數者往往符合。今文之師受遠勝古文之鑿空如此。鄭許皆古學。而箋詩輒用韓義。以輔毛說。文引詩亦三家多於毛。古學之不能廢今文又如此。

皇清漢學昌明。通儒輩出。於是武進張氏始治虞

氏易。曲阜孔氏治公羊春秋。今文之學。萌芽漸復。惟書則江段孫王。皆雜采馬鄭王孔。無所決擇。王氏反主鄭說。以破古義。尤為偵繆。詩則顧炎武閻若璩胡渭戴震。皆致疑於毛學。而尚不知據三家古義。以正其源流。邵陽魏君默深治經好求微言大義。由董子書以信公羊春秋。由春秋以信西漢今文家法。既為董子春秋述例。以闡董胡之遺緒。又於書則專申史記伏生大傳。及漢書所載歐陽夏侯劉向遺說。以難馬鄭。於詩則表章魯韓墜緒。以匡傳箋。既與予說重規疊矩。其所排難解剝。鉤沈起廢。則又皆足干城大道。張皇幽眇。申先師敗績失據之謗。箴後漢好異矯誣之疾。使遺文湮而復出。絕學幽而復明。其志大。其思深。其用力勤矣。予向治春秋今文之學。有志發揮。成一家言。作輟因循。久未卒業。深懼大業之陵遲。負荷之隕越。幸遇同志。勇任斯道。助我起予。昔之君子。其亦有樂於斯乎。如曰不然。以俟來哲。

烏程趙氏家廟碑記

余少讀特牲少牢饋食禮。而歎古大夫士尊祖敬宗收族之誼。歷數十世保艾其後。至周且悉。東漢以降。世祿久廢。宗法以亡。求其追遠繼孝。如唐柳氏宋范氏司馬氏者。代不數家。郡不數姓。大率世祿以貪汰踰禮。不一再傳而覆其宗祏。下士一登仕版。或汲汲為身家溫飽謀。是以官至八座。而無家廟。身為士大夫。不知宗法。春秋祭

薦同於庶人。古之不復。大率由此。爲程趙氏自兩樓謙仲昆弟。先後以進士起家至郎中。兩樓獨承考志。省廉祿入得四千二百餘緡。建先廟於其垆。奉其五世祖某。爲由徽遷湖之始祖。自高祖而下五世遞遷。藏主夾室。又仿古圭田制。置田五十畝。以供祭祀。堂壁有處。齋廚有所。牲牢有法。俎豆有數。拜獻有節。餕食有序。準今酌古。不侈不陋。如覩特牲少牢饋食禮登降奠跽。僾乎愾然。周情孔思。勃然冲晬。作忠教孝。敦薄視恌。義富志淵。古恒今特。百爾君子。尚其式諸。

禮堂授經圖記

余友汪子孟慈。既撰次其先人述學之書。而復屬層其塢氏系之以授經圖。且哀而言曰。喜孫年六歲。先人寫定皇象本急就篇。管子弟子職。教授於禮堂。明年更授以鄭康成易注禮注。衛包未改本尚書。顧炎武詩本音。嘗謂友人。商瞿生子。一經可遺。惜旦莫入地。不及見其成立耳。今奉違庭誥。已十有八年。尚未能傳先人之學。恐遂弗克負荷。予幸有以教之。余自弱冠時。讀先生之書。歎其能合鄭許揚班韓柳爲一人。江左文學。於斯爲盛。既見其著書。繹其爲人。蓋古之狂狷人也。不爲世所知。又蹇其遇。益自奮發。踔厲於經史百家之書。鉤稽考核。悉衷一是。晚而得子。慮爲俗學所囿。乃自次其所藏書數萬卷畀之。余與孟慈相聞。蓋十年矣。丁卯之歲。幸爲同年生。

去歲余來揚州。始過其里居。門巷湫隘。庭宇翛然。孟慈病新愈。不克縱言。而其意思清妙淵遠。矜矜如不及。益歎容甫先生之蘊其文學。徒為世所詬病。不昌於身。必昌於子。無足憾也。然抱鮮民之痛。已怱怱十年。所學日就荒落。無以自振。將忝其先人。於孟慈之輯先生書。而圖其授受之意。益哀感怵惕而不能自已也。

書馬貞女

貞女馬氏。名玉妹。無錫人。幼字同里丁高生。未嫁而高生殤。母欲匿之。貞女微聞。泣請於母。願歸丁氏。母泣許之。即易褖衣。慨然登車。去。舅姑亦服其服。迎於堂。貞女北面拜舅姑。東西面答拜。請曰。丁某夫婦敢拜貞女之不亡吾子也。請南鄉。遂拜。哭盡哀。子姪兄弟及侍御者。皆伏地哭。不能起。既哭。貞女易斬衰。適夫殯凡前。伏地哭盡哀。姑命拚除高生所居樓。為貞女寢室。貞女未嘗下。旬餘得咯血病。不肯治。遂卒。時嘉慶十一年月日也。其姑為余妻之父之妹。余聞而記之。

論曰。春秋賢伯姬。以章婦道。栢舟美共姜。以應葛覃。貞女之行。其畫於聖人也。豈不著哉。自歸熙甫氏。猶不能達知經義。以為女在家宜從父母。不知變事合經。固深於從父母命者哉。記曰。女未嫁而死。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康成以為夫死宜服斬衰。外王父莊方耕先生正之。以為斬衰非弔服。引孔沖遠貌以表情

服以表貌之說。以經不曰壻死而曰夫死。成之為夫也。成之為夫。則斬而不除者正也。再期而除者非正也。其言可以為世法矣。貞女之先以祿衣見舅姑也。亡於禮者之禮。變而得其正者耶。貞女雖促死。然使事父母舅姑以終其天年。亦何所加損哉。

侯方域論

汪元爵

士有與世遇不遇。而士之自謂。與世之所以謂士者。未嘗不幸其遇。惜其不遇。即後世尚論者。當亦無不然。而吾獨以為遇未必非士之惜。不遇未始非士之幸。觀於明季之侯方域。而益自堅其說為不誣也。夫君子之所以大有為於天下者。必其窮能獨善。而後可以遠。隱居求志。而後可以行。易曰。履霜堅冰至。謹其幾之始也。又曰。括囊无咎无譽。成其節之終也。當明崇禎宏光間。中原喪亂。南都士大夫。猶日事結納狎燕游。恬不為怪。而迄於亡。方域好大言。頗以經濟自翊。天下亦翕然稱之。而幸其一遇。然迹方域所為。如晉之王謝一流。則中國隱然恃一江左偏安。而初無宏毅之量。大有為於天下也。方馬阮枋用。興黨人獄。必置方域於族而後快。入 國朝。河南某撫軍。又欲治其豪橫。僅而得免。方域誠有取死之道焉。語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大鋮實小人。其先未必不畏清議而有悔心。方域絕其交可也。奈何激而速其禍哉。夫人有幾幾乎身之不克自保。而能存人家國者。三尺之童。未之或信矣。方域於明崇禎己卯。逮 本朝順治辛卯。數舉鄉試。卒為忌者所斥。鬱鬱死。年僅三十有七。而天下後世之謂方域者。咸太息咨嗟於其不遇。嗚呼。方域終不遇矣。一時遇者如錢宗伯謙益吳祭酒偉業之徒。自今日論之。其於方域果孰得乎。其贈彭子序。反

覆於士之遇不遇。而重以彰之不早達為素。則方域之於生死大義。未嘗不明。且欲以不遇為自文也。方域之不遇。方域之幸也。客曰。子之言誠然。然則方域一浮夸子耳。曷足以為論。余矍然作色曰。客何言之妄。而未知方域之甚也。方域蓋當世之直諒多聞。而取友者。庶幾旦暮一見之者也。觀其與賈開宗書。以為古人所為相知者。非貴知其美。貴知其病。而其與它人論執及為開宗立傳。則又傾倒之者無弗至。亦奚乎以輸肯笑阿悦相容者焉。其為司徒致書南甯。而左軍不敢窺江南。與陳貞慧同捕。依鎮帥高傑而獲免。非平日有以獲信乎友。而雄帥如左與高者。隱懾其氣而服其心。曾能若是歟。若夫屯田議於朝。勦撫議於幕府。雖其說未盡行。行之且未必盡效。而先朝規制。及一時利弊。瞭如指掌。然則如方域者。謂為直諒多聞之士。庶幾無愧焉者。夫豈世俗之着白袷衣。以門第相矜耀。所可同日語哉。然則方域之不遇。方域之幸也。得如方域者而友之。斯又取友者之幸也。傳曰。其自為謀也疏。為人謀則忠。忠社稷之利也。是則吾不能不重為方域惜矣。

戚蘭雪南歸送行序

嘉慶己卯閏四月。戚丈蘭雪。將南歸。士大夫居京師賦詩祖行者半天下。丈年五十。工詩古文。及籀篆金石之學。旁涉六法。為流輩所推服。猶俯首作舉子業。屢試禮部

輙被斥。撤棘之日，主者動色嗟歎，以為獨失此人，而丈固未嘗幾微見於色。嗚呼難矣。月之七日，將由陸南下。車在門，行李在塗，送者在道。丈仰天而歎，若有不豫色。不知者謂遇之迍邅也，老之剽至也，言之獨傷懷之愈鬱鬱也。丈曰否否，劉君馨林病三年，屢躓，無歸志。余不歸，日往視若。今余歸矣。語至是，泣數行下。行李之在塗者復反諸室也。車在門者，脫驂而遣其僕夫也。送者咸愕然，徑揖而謝之去。逡巡入室，視篋中貲不足，以所衣付質庫，又不足，然後謀吾邑之與劉交善者，兼其撰擇，備其藥餌，偕其從人，買舟溯河，挾劉而行。時丈例得校官，或以部檄下，恐後期。丈笑而頷之。丈行矣。余交劉君十年，畜余猶弟，能不愧丈之高義哉。丈之行，余未有詩。丈顧謂余必有言。余非工於文者，丈之事實可傳，傳不傳在其人，不在言之工不工也。丈行矣，余言之以見欣慕且自愧爾。

西郊詩存序

錢塘族叔盧中先生，輯西郊詩存，以授予。未卒業，作而歎曰：盧中其傳矣哉。夫人固有為其事而善焉，而以是為必傳，繼且以為或未必傳，其有稍稍為之與夫為之而未盡乎善，則為之之始念，固不及乎傳不傳也。有人焉，乃欲傳之，傳之而推欲其廣，無欲其久，則以一人而傳數人，且數十人，則數人數十人之傳於廣且久者，而一人

之傳必矣。西郊詩凡若干家。首載吾六世祖芝田先生。及布衣二王先生。世所稱隱君子。而後之抱才失志者流。亦於是見焉。其音沖澹而幽邈。蒼涼而激越。類非庸耳俗目之所能好。虛中家於吾婁東西郊者。殆百年。其先世習鹽筴。饒於財。顧好賓客樂與文士遊。家以中落。虛中有雋才。困於諸生。而好學深思。常偃仰一室。俗士罕接其面。比來尤能振起絕業。於師若友之遺書。必為採討收拾。而不任其散亡。嗚呼。虛中能傳人之傳。或人之未必傳。而恃有虛中以傳者。則虛中傳矣。西郊詩特其見端也。予僑吳一日。訪徐子秋士於南濠館塾。同執陸子。以其先人懷嶺圖屬題。上有蕭風衣詩一首。蒼秀深穩。不似吳人士所能作。而未識其人。蕭固吾婁東之宿隱於吳門三十年。以是言之。錢塘人之或未必能識吾虛中也。古有晦其名而顯其實者。且晦之久而後無不卒顯者。讀西郊詩而知已。嗚呼噫嘻。虛中自此傳矣。

徐秋士詩序

人當死生聚散升沈顯晦之際。必有以道故為樂者。非其時不知也。其於詩亦然。吾自童稚。習聞大父與府君兄弟論詩家庭。以為詩貴能纏綿而卒軌於正。不失源流乃其至者。比長。與畢（嶠玠）劉（遴鈞）二陸（元文熊書）之徒。唱和里中。少年盛氣。與曾飈發。輒盡數百言。若不必求合古人。而無不可與古人角勝也者。徐子出稍晚。才力能兼數子。而

議論與余輩合。其時鄉老輩如彭文甘亭。畢文靜山。吾師楊叔温先生。與吾家二老。起而相謂曰。畢東詩自宋元明及今。其間不無盛衰。而未之或盡。今其盡矣。余方侍側愕然。府君歎曰。天下事必無泛然苟然而為之。為之而且欲盡之者。非徒文辭也。今諸君詩格欲其雄。調欲其高。體裁欲其博大。而古人含蓄不盡之致若猶有憾焉者。小子識之。他日與諸君之必憶吾言也。十年來劉子死。余與畢子二陸子。或宦或客於燕越粵楚之間。徐子居都下四年。歸獨早。前年余奉府君諱南還。繼遭世父喪。彭與楊後先奄化。歸然者一靜山翁而已。頹廢謝客。風流雲散。無復曩時。余與數子者并少作而悔之。漫然不復收拾。嗚呼。今人之卒未有以勝乎古者。死生聚散升沈顯晦為之耶。抑少年盛氣。有不足恃以久其議論而永其興會耶。一日徐子過余論詩。且以近著相質。格調體裁。一不失古人尺寸。而能以含蓄出之。乃知其非復鄉之泛然苟然為者矣。徐子之才不可及。而余尤善其能變。窮流泝源。其至未可量。然則畢東詩之幾幾乎盡而未盡者。徐子之力歟。子輿氏言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詩主性情。苟求古作者之故而坐致焉。是又在徐子之自命為何如。而吾亟樂與畢與二陸相見一道之者也。

畿輔水利議叙略

林則徐

竊惟　國家建都在北轉粟自南京倉一石之儲常糜數石之費循行既久轉輸固自不窮而經國遠猷務為萬年至計竊願更有進也恭查雍正三年　命怡賢親王總理畿輔水利營田不數年墾成六千餘頃厥後功雖未竟而當時效有明徵至今論者慨想遺蹤稱道勿絕蓋近畿水田之利自宋臣何承矩元臣托克托郭守敬虞集明臣徐貞明邱濬袁黃汪應蛟左光斗董應舉輩歷歷議行皆有成績　國朝諸臣章疏文牒指陳直隸墾田利益者如李光地陸隴其朱軾徐越湯世昌胡寶瑔柴潮生藍鼎元皆詳乎其言之竊見南方地畝狹於北方而一畝之田中熟之歲收穀約有五石則為米二石五斗矣蘇松等屬正耗漕糧年約一百五十萬石果使原墾之六千餘頃修而不廢其數即足以當之又嘗統計南漕四百萬石之米如有二萬頃田即敷所運倘恐歲功不齊再得一倍之田亦必無虞短絀而直隸天津河間永平遵化四府州可作水田之地聞頗有餘或居窪下而淪為沮洳或納海河而延為葦蕩若行溝洫之法皆可成為上腴謹考宋臣郟亶郟喬之議謂治水先治田自是確論直隸地畝若俟眾水全治而後營田則無成田之日前於道光三年舉而復輟職是之故如仿雍正年間成法先於官蕩試行興工之初皆須酌給工本若墾有工效

則花息年增一年。譬如成田千頃。即得米二十餘萬石。或先酌改南漕十萬石。折徵銀兩解京。而疲幫九運之船。便可停造十隻。此後年收北米若干。概令數其一半之數。折徵南漕。以為歸還原墾工本。及續墾佃力之費。行之十年。而蘇松常鎮太杭嘉湖八府州之漕。皆得取給於畿輔。如能多多益善。則南漕折徵。歲可數百萬兩。而糧船既不須起運。凡漕務中例給銀米。所省當亦稱是。且河工經費。因此更可大為撙節。上以裕 國。下以便民。皆成效之可卜者。至漕船由漸而減。不慮驟散水手之難。而漕弊不禁自除。絕無調劑旗丁之苦。 朝廷萬年至計。似在於此。謹薈萃諸書。擇其簡明切要。可備設施者。條列事宜。析為十二門。首臚水田利益 國計民生。明當務之急也。次辨土宜。次考成績。因利而利。示已成之事。著必效之券也。次專責成。次優勸獎。齊心力。勵勤能也。次輕科則。以絕顧慮。次禁擾累。以杜流弊。次破浮議阻撓。以防中梗。由是令行禁止。而經畫可施。次以田制溝洫。而營種之事備焉。經畫既施。美利務在均平。故攤撥次之。美利既昭。見小終貽遠害。故禁占礙又次之。首善倡行有效。以次推行各省。普享樂利。而營田之能事畢矣。凡所鈔輯。博稽約取。匪資考古。專尚宜今。冀於裕 國便民至計。或稍有裨補云

謹案周官大司徒掌天下土地之圖。辨十二壤而知其種樹藝之事繁矣。而王畿之

內惟稻人設專官其用水作田之法亦較諸職特詳蓋五穀所殖稻之入最豐又性宜水為之溝防蓄洩之制天時不齊可仗人力補救非如他種之一聽命於天故農為天下本務稻又為農之本務而畿內藝稻又為天下之本務哉　朝勸農重穀列聖相承於耕織悉被　宸章海澨兩暘勤關　聖慮稼穡惟寶艱難周知固已立萬世不拔之基矣而畿輔農田水利歷經奉　旨興修藝稻迄猶未廣今畿輔行糧地六十四萬餘頃稻田不及百分之二非地不宜稻也亦非民不願種也由不知稻田利益倍蓰旱田也乃觀潞水客談所述及　本朝諸臣奏疏先後指陳稻田利益深切著明若此是其上裨國計者不獨為倉儲之富而兼通於屯政河防下益民生者不獨在收穫之豐而并及於化邪弭盜洵經國之遠圖尤救時之切務也今誠逐條研核確信夫營田藝稻實為根本至計效可必致而事在必行則萬年美利既不難操券以觀成做載經營乃可與更端而圖始土宜之辨已事之徵可遞詳矣

又案稻水穀也禹謨六府始水而終穀故天下有水之地無不宜稻之田近在內地者無論已迪化在沙漠之境而有泉可引宜禾錫以嘉名臺灣懸隔海之中而有潮可通產米甲於諸郡此皆從古天荒開闢　本朝而一經耕治遂成樂土況　神京雄據上游負崇山而襟滄海來源之盛勢若建瓴歸壑之流形如聚扇而又有淀濼

以大其瀦蓄。有潮汐以資其潤澤。水派之播流於全省。若氣血之周貫於一身。其行之資天造地設。是有一水。即當收一水之用。有一水。即當享一水之利者也。然非深明乎因地制宜之用。化瘠為沃之方。恐狃於成見。必將以水土異性為疑。今且不敢遠徵。斷自元明建都以來。數陳諸策。固已言之鑿鑿。試之有效。而我　朝怡賢親王周歷經度。歷次疏陳。參之諸臣奏議。三輔志乘。凡土之宜稻地之可田。悉經逐段指出。則畇畇畿甸。實據天地自然之利。尤為萬無可疑。今即水道之通塞分合。不無小殊。而土性依然。地利自在。可知稻田之不廣。良由人事之未修。而所以物土宜興水利者。可以考求遺迹。實力舉行矣。

又業天下事創則難與慮始。因則易與圖功。故治地莫善於因。明臣左光斗水利三因策曰。因天之時。因地之利。因人之情。明課稻於北。似創而實因也。時韙其言。水利大興。鄒元標嘗言三十年前。都人不知稻草何物。今所在皆是。此三因之明效也。臣竊謂今日用因之法。莫如因古人之遺迹而修復之。因現在之成效而推廣之。非特施功易。奏效速也。西北水田。久置不講。一旦興舉。事同創始。利益雖宏。土宜雖得。而未經試可。人將不信。宋何承矩規畫塘濼。人多議其非便。發言盈廷。承矩援漢魏至唐屯田故事以折之。眾始信服。不二年。葦穗送闕。功效大著。至今畿南秔稻。猶其遺

澤。承矩蓋善於用因者矣。今歷稽開墾成績。著之於篇。某州邑某泉某水。按圖可索。信而有徵。主議者既決然於說之必可行。任事者亦曉然於功之有可據。或就廢堰古渠之迹。尋訪遺規。或即羹魚飯稻之鄉。講求成法。而一切營墾事宜。可舉而措之矣。

又案周人重農。故農官莫詳於周禮。漢魏而降。如搜粟都尉。宜禾都尉。典農中郎將。司田參軍。皆於守令而外。特設專官。竊以養民裕國。本是守令之責。若設官專領。於民情之苦樂。地方之利病。未必周知。而既無司牧之權。則令未必行。禁未必止。公事恐多牽掣。若仍須會同地方官。又易啟推諉歧視之漸。且多一衙門。多一冗費。即鄉村董勸之人。如農師田長等名目。亦不必設。恐奉行日久。實去名存。徒滋閭閻浮費也。守令為親民之官。情形熟。呼應靈。擇其勤恤民隱。實心任事者。屬之經理。以成田之多寡。得稻之盈絀。課其殿最。不煩更張而事可集。故當創行之始。相度水泉。經畫地畝。以及招募農民試種倡導章程。宜專簡大員。核定辦理。俟事有端緒。效可廣推。則專責之地方官為便。

又案魏書高允曰。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方百里則三萬七千畝。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三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旨哉斯言。其著勸農之利。可謂約而達矣。然此就已成之田言之。若治旱田為水

田易雜糧為稻米畝益至一石以外則勸課之功其效愈顯伏讀 大清會典載
國朝墾荒自助牛種寬徵賦而外有懸爵賞以勵招徠之條區畫周詳務使野無曠土惟民為邦本食為民天課之勤故獎之至也今營成之後地方官既各視多寡以為考成民間自營者驗明成熟有效按頃畝分別等差給予優獎從之以議敘之典贖罪之條如此則勸率自至鼓舞自生數年後倍入之獲目驗而身習美利所在民自趨之不待勸而無不勸矣

又案水田之興西北大利也然或計其歲入之饒而議及歲供之數則民情懼罹重賦必將瞻顧不前昔徐貞明領墾田使北人懼東南漕儲派於西北事初舉而煩言頻起遂以中止此其明徵也宋臣晁公武有言晚唐民務稼穡則增其租故播種少吳越民墾荒而不加稅故無曠土是因墾議賦適因賦病墾卒至田不加闢賦無可增於國於民兩無裨益我 朝賦役之制東南賦重而役輕西北賦輕而役重用一緩二實為立法之精心今役既無可議減賦又何可議增請自今新開水田若本係行糧地畝照原額徵收永不加增或係無糧荒地亦須酌寬年限緩其升科輕其賦則明定章程編行曉諭俾共知 聖天子深仁大度但求民間有倍入之收不計國賦有絲毫之益庶良懦絕顧瞻之慮豪猾息梗阻之謀而樂事勸功共戴 皇仁矣

又業為國不患無任事之人而患有僨事之人任事者方興利以救弊僨事者即因利而滋弊故曰利不百不興害不百不去誠慎之也今興治水田為西北百姓建無窮之利民間自營之產人自耕之人自享之賦稅不增租典由便有利無害者也特恐創行之始或急於見功奉行不善或假手胥吏生事滋擾甚或違理妄行藉以阻撓政事如雍正六年 上諭處革之梁文中其人者將養民之政反為擾民之事此端一開浮議乘隙而生必至懲羹吹齏因噎廢食是在承辦各官毋急近功毋執偏見虛心諮訪善言勸導毋令書役得以藉手庶杜漸防微之慮周而善作善成之效可期也

又業天下事當積重難返之後萬不得已而思變通幸而就理萬世之利也然北米充倉南漕改折 國家歲省經費萬萬民間歲省浮費萬萬此皆自蠹穴中剔出陋規中芟除者則舉行之日浮議阻撓必且百出如前明宏治間濬大通河漕船已達大通橋節省金錢無算而張鶴齡等因失車利造黑眚之說以阻壞之夫成功尚可壞況未成乎徐貞明初上水利議格不行遲之十年重以蘇瓚徐待王敬民申時行諸人之力僅得一試無何蜚語潛入王之棟一疏敗之而有餘舉事者何其難撓事者又何其易也今 聖謨樞贊一德一心訏謨既定無慮異議之滋而小人之浮言

梗阻勢亦在所不免是在卓然不惑處之有道而已

又案溝洫之利甚溥非獨水田宜設前人論之詳矣而經畫水田要在盡力溝洫陂塘之瀦蓄所以供溝洫之挹注也閘堰涵洞之啟閉所以均溝洫之節宣也溝洫修而田制備田制備而地中之水無一勺不疏如血脈水旁之地無一畝不化為膏腴大禹之粒烝民舉其要不外濬川距海濬畎澮距川然則營田之政亦盡力溝洫而已直隸八郡地勢西北高東南下而一郡之中又各有高下之異今擇其近水之處隨宜經畫負山高仰之地可導泉引溉則為陂塘以備暵暘瀆河平廣之地可疏渠引溉則為閘堰以濟旱潦瀕海近淀之地可築圍引溉則為圩隄以防漫溢如是則水之為田患者寡水之不為田用者蓋亦寡已經畫既定播種可施乃更揆度地形作水器以省灌溉之力辨別土性擇稻種以適氣候之宜使向之聽豐歉於天時者一視勤惰於人事人事修舉而天時不害地實咸登矣

又案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為畝畝折四步為溝洫損四步以益二百三十六步人共知其利矣若池塘渠道之用需地愈多為利愈廣或利周一邑或利關數郡而遇有佔用民地之處輒生異議者虧一家私已之產充一方公用之利固非恒情所樂從也我　憲皇帝洞鑒此情爰有加倍賞償之　諭嗣經怡賢親王奏請均攤撥抵

部議准行。立法最為盡善。至乾隆間。旗地仍歸撥補。而民地則改行給價。竊惟民間田地。時值不齊。少給則輿情不洽。多給則經費不貲。並恐民心難饜。轉啟煩言。觀徐貞明滹沱之役。以償價不敷。致滋口實。功敗垂成。知給價之正多格礙也。且開渠既資公利。則地畝自應公派。所有挖壓田地。仍宜於灌溉所及之地。計畝均勻撥還。庶

國帑不糜。而民情大順矣。

又案天以五行生萬物而先水。水之有利。水之性也。至用水者與水爭地。而水違其性。水利失。水患滋矣。明臣潘鳳梧曰。若計開田。先計儲水。荒政要覽曰。澤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澤不止。二者相為體用。為上流之蓄。為下流之源。全繫乎澤。澤廢是無川也。畿輔之地。百川輻輳。淀濼以為之容蓄。而後澇不虞汎濫。旱不至焦枯。官規圖小利者。於附近淤地。日漸占墾。以至阻礙水道。旱澇皆病。於通省水利大局。關繫非小。夫治地之法。將有所取。必有所棄。彼第知澤內之地可為田。而不知澤外之田將胥而為水。其弊視即鹿無虞。盤旋尋訪者。殆有甚焉。今履勘所至。凡有此等地畝。務須查明界址。分別劃除。永禁侵墾。所謂舍尺寸之利。而遠無窮之害。此正經營之始。所當早為禁絕。以杜流弊者也。

又案西北諸省。古稱沃饒之地甚多。河渠灌溉。漢唐以來。代有興舉。成效著於史冊。

自水利積久失修膏腴之壤皆為陸田遂若大河以北土性本不宜稻與稻田之利語之人必不信然粵西民俗則又止知水田種稻不知旱地可種雜糧先臣李紱因地有餘利請多覓農師教導兼植北方粱粟易地以觀可知南北種植之殊端由民習不關土性也今請俟畿輔倡行之後確有明效且共覩稻田之入倍於旱田自必聞風興起乃以營種之法頒之山陝豫東諸省令各隨宜相度以漸興舉由是推行愈廣樂利愈宏財用阜成家給人足風俗純厚經正民興東南可藉蘇積困而西北且普慶屢豐此億萬世無疆之福也

江蘇陰雨連緜田稻歉收情形片

再江蘇連年歉歲民情竭蹶異常望歲之心人人急切今夏雨暘調順滿擬得一豐收稍補從前積歉乃自七月間江潮盛漲沿江各縣業已被水成災其時蘇松等屬棉稻青葱猶冀以江南之贏補江北之絀蓋本省漕賦在江北僅十之一而江南居十之九故蘇松等屬秋收關係尤重惟所種俱係晚稻成熟最遲秋分後稻始揚花偏值風雨陰寒遂多秀而不實然大概猶不失為中稔迨九月以後仍復晴少雨多晝則霧氣迷濛夜則霜威嚴重雖已結成顆粒僅得半漿鄉農傳說暗荒臣初猶未信嘗於立冬前後親坐小舟密往各處察看見其一穗所結多屬空稃半熟之禾變

成熟。實為先前所不及料。然猶盼望晴霽。庶可收曬上礱。不意十月以來。滂沱不止。更有迅雷閃電。晝夜數番。自江甯以至蘇松。見聞如一。臣率屬虔誠祈禱。悚懼滋深。雖中間偶爾見晴。而陽光甚微。不敵連旬甚雨。在田未刈之稻。難免被淹。即已刈者欲曬無從。亦多發芽霉爛。鄉民以熏籠烘焙。勉強試礱。而米粒已酥。上礱即碎。是以業田之戶。至今未得收租。臣先因欽奉　諭旨。新漕提前趕辦。當經欽遵嚴飭各屬。勒令先具限結。將何日開倉。何日徵完。何日兌足開行。登載結內。並聲明如有逾期。願甘參辦字樣呈送。如不具限狀。即係才力不能勝任。立予撤參。不使戀棧貽誤。各屬尚皆具結遵辦。然賦從租出。租未收納。賦自何來。當此情形屢變之餘。實深焦灼。又各屬沙地。祇宜種植木棉。男婦紡織。藉為生者。十居五六。連歲棉荒歇業。生計維艱。今年早花已被風搖。而晚棉結鈴尚旺。如得暄晴天氣。猶可收之桑榆。乃以雨霧風霜。青苞腐脫。計收成僅祇一二分。小民紡織無資。率皆停機坐食。且節候已交冬至。即趕緊種麥。猶恐過時。況又雨雪紛乘。至今未已。田皆積水。難種春花。接濟無資。民情更形窘迫。此在臣奏報秋烖以後。歉象加增。日甚一日之情形也。地方官以秋烖不出九月。不許妄報。原係遵守定例。然值連陰苦雨。人心難免惶惶。外縣城鄉不無搶掠滋鬧之事。臣飭委文武大員。分投彈壓。現已安靜。除寶山鄉民因補報歉收

揆至縣署一案。另摺奏明嚴拏提審外。其餘情節較輕例不應奏者。亦當隨案照例懲辦。以戢刁風。惟據續報歉收情形。勘明屬實。不得不照續被烖傷之例。酌請緩徵。正在繕摺具奏間。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欽奉　上諭。近來江蘇等省。幾於無歲不緩。無年不賑。國家經費有常。豈容以展緩賑典。年復一年。視為相沿成例。並奉　上諭該督撫等不肯為國任怨。不以國計為亟。是國家徒有加惠之名。而百姓無受惠之實。無非不堪下吏私充囊橐。大吏祗知博取聲譽。等因欽此。臣跪誦之下。兢懍慚惶。莫能言狀。伏念臣渥蒙　恩遇。任重封圻。且居此財賦最繁之地。乃不能修明政事。感召和甘。致地方屢有偏災。極知經費有常。而不得不為賑恤蠲緩之請。撫衷循省。已無時不汗背靦顏。乃蒙　皇上不加嚴譴。訓飭周詳。但有人心。皆當如何感愧。況臣受　恩深重。曷敢自昧天良。若避怨沽名。不以　國計為亟。則無以仰對　君父。即為覆載之所不容。臣雖至愚。何忍出此。即如上年臣到蘇之後。秋成僅六分有餘。而蘇松等四府一州。於徵兌新漕之外。尚帶運十一年留漕二十萬石。合計米數。將及一百八十萬。為歷來所未有之多。原因　天庾正供。不敢不竭力籌辦。其辛卯年地丁。督同藩司陳鑾催提嚴緊。亦於奏銷前掃數全完。業經專摺奏蒙　聖鑒在案。竊維盡職之道。原以國計為最先。而國計與民生實相維繫。　朝廷之度支積

貽。無一不出於民故下恤民生。正所以上籌國計。所謂民惟邦本也。本年江湖之盛漲。係由黔蜀湖廣江西安徽各省大水。并入長江。其破圩淹灌之處。原不止上元等六縣。臣所請撫恤。第舉其最重者而言。仰蒙 聖上天恩。准給口糧。烖黎感淪肌髓。嗣經官紳捐資撫恤。臣即復行奏請。無庸動項。惟將所發上元江甯句容江浦儀徵五縣銀兩。留為大賑之需。其丹徒一縣。捐項已有五萬餘兩。並足以敷賑濟。當將前發之銀。提回司庫。凡此稍可節省之處。均不敢輕費 帑金。惟於烖分較重捐項又難猝集之區。則不得不酌給例賑。臣等另摺請撥之十三萬兩。係分給十二縣衛軍民。雖地方廣而戶口多。亦祇得撙節動撥。此外無非倡率勸捐。以冀隨時接濟。惟頻年以來。屢勸捐輸。即紳富之家。實亦力疲難繼。查道光三年大烖。通省捐至一百九十五萬餘兩。至道光十一年。烖分與前相埒。僅能捐至一百四十二萬餘兩。其餘各年捐項較絀。此時閭閻匱乏。勸諭愈難。然覩此待哺烖黎。要不能不勉籌推解。臣與督臣督率司道等。各先捐廉倡導。以冀官紳富戶。觀感樂施。凡此情形。皆人所共聞共覩。如果不肖州縣。捏烖冒賑。地方刁生劣監。豈肯不為舉發。而紳富之家又安肯聽其勸諭。捐資助賑。至再至三。且捏烖而轉自捐廉。似亦無此愚妄之州縣也。至請緩之舉。祇能緩其目前。仍須徵於異日。非如蠲免之項。慮有侵吞。州縣之於錢漕。未有

不願徵而願緩者。至必不得已而請緩。且年復一年。則地方凋敝情形。早已難逃
聖鑒。然臣初亦不料其凋敝之一至於是。今漕務瀕於決裂。時刻可虞。臣不得不將
現在實情。為我　皇上密陳梗概。查蘇松常鎮太倉四府一州之地。延袤僅五百餘
里。歲徵地丁漕項正耗額銀二百數十萬兩。漕白正耗米一百五十餘萬石。又漕贈
行月南屯局恤等米三十餘萬石。比較浙省徵糧多至一倍。較江西則三倍。較湖廣
且十餘倍不止。在米賤之年。一百八九十萬之米。即合銀五百數十萬兩。若米少價昂
則暗增一二百萬兩而人不覺。況有一石之米。即有一石之費。逐層推計。無非百姓
膏脂。民間終歲勤動。每畝所收。除完納錢漕外。豐年亦僅餘數斗。自道光三年水災
以來。歲無上稔。十一年又經大水。民力愈見拮据。是以近年漕欠最多。州縣買米墊
完。留串待徵。謂之漕尾。此即虧空之一端。曾經臣縷晰奏聞。然其勢已不可禁止矣。
臣上冬督辦漕務。將新舊一并交繁。嗣因震澤縣知縣張亨衢辦漕遲悞。奏參革審。
而漕米仍設法起運。不任短少。皆因正供緊要。辦理不敢從寬也。今歲秋禾。約收已
遜去年。茲復節節受傷。甚至發芽霉爛。詢之老農云。現在縱能即晴。趕晾糟朽之穀。
每畝比之上年。已少收五六斗。就蘇州一府額田六百萬畝計之。即已少米三百餘
萬石。合之四府一州。短少之米。有不堪設想者。民間積歉已久。蓋藏本極空虛。當此

秋成之餘糧價日昂實從來所未見來歲青黃不接不知更當何如小民口食無資而欲強其完納即追呼敲撲法令亦有時而窮前此漕船臨開閒有缺米州縣尚能買補近且累中加累告貸無門今冬情形不但無墊米之銀更恐無可買之米至農時蘇松之繁富由於百貨之流通挹彼注茲尚堪補救近年以來不獨江蘇屢歉即鄰近各省亦連被偏災布疋絲綢銷售稀少權子母者即無可牟之利任筋力者遂無可趁之工故此次雖係勘不成災其實困苦之情竟與全災無異臣惟有一面多勸捐資妥為安撫一面督同道府州縣將漕務設法籌辦總不使藉口耽延但本年已請緩徵之處尚不過十分中之二分有餘此外常鎮等處亦已紛紛續稟臣覆其情形略輕者無不先行駁飭但天時如此日後情形如何臣實不敢豫料晝見陰霾之象自省愆尤宵閒風雨之聲難安寢席並與督臣陶澍書函往復於捐賑辦漕等事思艱圖易反覆籌商楮墨之閒不禁聲淚俱下儻從此即能晴霽歉象尚不至更加如其不然臣惟有再行據實奏聞仰求 訓示遵辦大江南北為各省通衢且中外仕宦最多一切實情難瞞眾人耳目臣如捏飾非無可以舉發之人我 聖主子惠黎元恩施無已正恐一夫不獲是以察覈務嚴但民閒困苦顛連尚非語言所能畫本年漕務自須極力督辦而覩此景象時時恐滋事端至京倉儲蓄情形臣本未

能深悉。僅通盤籌畫。有可暫紓民力之處。總求恩出自　上。多寬一分追呼。即多培一分元氣。天心與　聖心相應。定見祥和普被。屢見綏豐。長使國計民生。悉臻饒裕。臣不勝延頸頌禱之至。

與龔定盦書

定盦先生執事。月前述職在都。鹿鹿軟塵。刻無暇晷。僅得一聆清論。未罄積懷。惠贈鴻文。不及報謝。出都後于輿中紬繹大作。嘆陳義之高。非謀識宏遠者不能言。而非關注深切者不肯言也。竊謂旁義之第三。與答難義之第三。均可。又決定義若旁義之第二。弟早已陳請。惜未允行。不敢再瀆。答難之第二義。則近日已略陳梗概矣。歸墟一義。足堅我心。雖不才。曷敢不勉。執事所解詩人悄悄之義。謂彼中游說多。恐焉多口所動。弟則慮多口之不在彼也。如履如臨。曷能已已。昨者拊申非意。瀕行接誦手函。復經唾棄。甚滋顏厚。至閣下有南游之意。弟非敢沮止旌旆之南。而事勢有難言者。曾囑敝本家岵瞻主政代述一切。想當清聽。專此佈頌臘祺。統惟心鑒不宣。

寄潘德輿書

德輿二兄先生。如面。旬餘未晤。想吉履恒綏。闈潭輯祜為頌。茲啟者。弟日前託廣益行雇募壯勇三百名。業已送去雇資。昨據敝宗名孝桓兄言及此項雇資先經尊處

給付。仍將原銀送還。弟思閣下捐資保衛城垣。誠屬善舉。竊聞所雇壯勇。為數甚多。原不在添此一處。但弟募來福勇。亦係分數數隊。均經託雇在先。若廣益行所雇之人。改由尊處給資。於心不安。理亦不順。且與別處轉不一律。無以對人。茲特將廣益退回原銀。送繳台府。祈為歸款。盛意已所深感。幸勿謙讓過情。曷勝感禱。專此代面。順候時祺。餘容晤謝不一。

國朝文滙乙集目錄

卷七十

郭　麐字祥伯號頻伽江蘇吳江人貢生有靈芬館雜著

贈臧在東序　一
屠孟昭詩序　一
友漁齋詩集序　二
樗園記　二
書魏忠節公暨子孝烈先生像後　三
亡友徐江庵墓誌銘　三
鄭蒻士墓誌銘　四
彭甘亭哀詞并序　五

潘挹奎字石生甘肅武威人嘉慶己卯進士官吏部主事

李少保傳　六
孫韋西先生傳　七
尹氏三傳　八

顧千里 原名廣圻以字行號澗蘋江蘇元和人諸生著有思適齋文存

彭甘亭全集序　十

思適寓齋圖自記　十

與古樓記　十一

惠松崖先生四世畫像記　十一

汪家禧 字漢郊浙江仁和人諸生有東里生燼餘集

儒與二氏出入論　十三

神廬圖記　十四

書程氏敏政宋遺民錄後　十四

朱春生 字鐵門江蘇吳江人諸生有鐵簫庵文集

項羽殺義帝論　十六

陳芝房先生遺詩序　十八

徐植庵望雲樓詩集序　十八

鐵簫庵記　十九

孤山重修林和靖墓記　二十

國學扶輪社印

程在山傳　二十一
顧東巖先生小傳　二十二
顧蔚雲先生墓誌銘　二十三
顧畯峯墓誌銘　二十四
王　渭　號小揩江蘇吳縣人諸生
書韓非子後　二十六
論武甯蕭眾仔證母獄　二十六
張　鑑　字春治一字硯鶴號秋水浙江烏程人嘉慶辛酉拔貢武義教諭有秋水文叢冬青館甲乙集
經餘書屋詩鈔序　二十八
書嚴禹航先生畫像及戒子書後　二十八
書處士董孔彰逸事　二十八

國學扶輪社印

贈臧在東序

郭麐

古之為學一而已。學者各以資之所近。力之所能。深造而自得焉。不敢以所能傲人而輕人之所能。今之為學也多歧。苟以悅一時之好。而不務有得於心。其所能者。既自以為不足據。而所不能而人能者。則相與詆毀之。惟恐不至。此古今之學所以不相及也。與武進臧君在東。令之為古學者也。研窮經義。精一之至。幾於亡失衣冠。頹墜阬谷。顧獨嗜余文。以為有古人之風。遠引漢世鄭司農蔡中郎之交誼以為敎勉而以世俗詆譏之言為戒。臧君固學司農之學而有得於心者。若文章之士。今世高才俊民。傲然自負。至比之中郎。鮮不頮變媿生。而況於余乎。然竊獨以為漢之士如賈誼董仲舒劉向揚雄。皆深明於經術。而發作於文章。下至東漢傳經之家。文或不傳。傳則必合乎古。不然則俳。然則臧君所宜輕者。在此不在彼。而顧摘為是言。則其為古之學而有得於心無疑也。抑又聞吾師姚姬傳先生之言曰。學問之道有三。義理文章考證是也。文章考證。皆必本於義理。之二者。或各有所主。要以相濟。而不可以相傷。如主甲之家而詬乙之客。豈知甲與乙本昆弟也哉。臧君主於甲而升其堂者也。余則望乙之門牆而未得入焉者也。即欲引而進之。臭味而求之。而又豈知其

主人固未嘗知有是客耶。余既媿臧君之言。又疾今世之瓶。將力求所以副臧君之所望於余者。而務得於心。以不倍於吾師之說。則庶乎其可也。臧君之師為盧召弓先生。與吾師交相善。而先生者。所學不同。而其為古之學一也。

屠孟昭詩序

曩余遊越州。見其山平遠而逶迤。其水澄泓而滲演。輕舟所往二三十里。欣然忘返。然獨怪所謂南鎮者。於諸山雅行耳。而其名首載於職方。與具區三江五湖等。豈大禹之遺跡。因神聖而重歟。抑或以其磅礴敦龐回環曼延。雖大小齊諸山。而氣勢獨傑然有以自異歟。若然。則神聖之區。山川奇偉之所鍾。亦宜有人焉。羣萃州處而特立獨行者。惜未之遇也。去年春始得交於屠君孟昭。孟昭故越人。而居於杭。觀其狀貌言論。已於人人中異之。既而交且深。盡讀其所為詩。而後確然知其為特立獨行之士無疑也。孟昭之詩。氣伉以爽。旨直以廉。不名一家之學。而發揚蹈厲。有歷落崎嵚之色。幽并壯士河朔少年之風。此其所以異於人人者也。不知其無所為而為是詩歟。抑有得於中。有感於外。有不能已於言。而後出於是歟。夫山非求異於部嶁也。山之長諸山也。非求異於諸山也。而顧不能無異之。至於不能無異之。必推求其所以傑然者。而後見其為磅礴敦龐迴環曼延者焉。人有以異於是乎。詩文有以異於

是乎。孟昭年少氣盛。舉凡人世馳騖爭逐。惟恐不勝人之心。一以資之為詩。而又敦行孝弟。能急人之急。視友朋如性命。此其所以傑然者。本固立矣。充而養之。漸而俟之。不渝不急。追古人於百世之上。欲不自異得乎。越州前輩文章學術。與武林諸君子時有異同。然其能自見者。必特立獨行者也。孟昭雖居於杭。睠然有故土之思。他日尋問山水。訪求文獻。其以吾言徵之。且以驗子之所自得者。斯可矣。

友漁齋詩集序

吾友黃君退庵。學詩且三十年。年五十四。始錄存其所作。為十卷。而以諗於余曰。凱鈞生長農家。無師友之益。早失所怙。孤子當室。畝之東西。無不問也。鹽豉菽果。無不親也。少知向學。尤好為詩。取古人詩。日夜誦之。懵然莫知所從入。然益好不輟。以迄於今。古之為詩者。必取漢魏六朝唐宋之作。服習而知其意。必以六經三史諸子百氏之書。貫穿而擷其英。必有江山之遊歷。交遊之酬酢。以廓其心志。而暢其所言。凱鈞皆無是也。稱心為言。而不能矜奇炫博。以驚爆一世。田歌漁唱。自為賡答。而為學士大夫之所掩耳。吾子其謂之何。余曰。此乃所以為退庵之詩也。夫詩猶言也。已所不習而強言之。與所不足而奪言之。愚者惑而知者哂。且其言之也。恒囁嚅而不快。忸怩而不安。先不信於己。而欲信於後。得乎。抑君之所稱古之為詩者。其道固然。然

喻之於人。必百行之實備。功業之克建。而後為天下士。然而獨行一行高士逸民之流。其蹤跡離奇。假詭放誕。敖慢不近人情。宜君子所不道。而論世者低回其人。作史者紀述其事。與夫鉅人全德。並炳烺於後世。此亦何哉。亦曰其志之所存而已。志之所存。較然不可以自欺。即或海沒蔽晦。不見知於時。而終不以彼易此。詩亦猶是也。不欺其志。即可以不背於古。今夫大冠長劍。高論闊議。非不美也。廣筵列几。揖讓俯仰。非不盛也。然而人之情。有不若故舊朋友。懽然一室之間。杯酒淋漓。契闊談讌。與夫田夫野老。班荊赫而問晴雨者。有味其言之也。田歌漁唱。又何病焉。余少孤失學。與退庵同出遊四方。獲識一二賢士大夫。而牽率酬應之作。往往不免。此余所愧於退庵者。犬馬之齒三十有九。思得數畮之田。躬耕自食。與退庵晨夕相商榷。究論風雅之指歸。沈酣百代之典籍。或者余與君皆有所以進乎古者。而病未能也。因君之言。輒復三歎。書以俟之異日。

樗園記

嘉慶丙寅之夏。余客遊維揚。題襟曾先生館余於張氏之樗園。吾友王愓甫之所嘗居也。園在廣儲門內。由臨巷以入。曲折蕭寂。門有古藤。偃蹇架屈。得徑稍折。不數十武而升堂。庭列怪石雜卉。叢茸糾結。植以叢桂。僅能隱人。其植之高者。有柏一株。若

陵附焉。趺蔓至頂。柏蒼而骨。苔茂以悅。布偉嚴華。若相媚嫵。無桀頡驕蹇依附之色

堂之東。一榆大蔽堂半。榆南有屋三楹。池水平階。以石齒限區以為二。前為小亭。直

柏藤而少。左多澇竹梧桐。其前別室高閣。廢而不治。折以通於徑。堂後有地一畝。壘

土為基。對立如壘。種竹數百个。平其中與左右。以達於館。館之深不及堂。廣與堂等

東列三楹。西繚周廊。廊起自榆側。亦以達於館。凡園之自門由堂及館皆直徑無齣

蔽閉屏幽鬱隱顯之為。而樹石荒古。枝幹相接。交竹陰森。不見曦景。由堂以入。沓若

無窮。晨露夕月。坐館拓窗外視庭際。披拂叢雜。中有微路。近綠遠碧。沈沈如山園之

可紀者如此。自夏徂秋。歷四十餘日。張氏之主人。莫過而憩焉。惕甫之居於是五年

亦莫筆而載焉。豈有之者不之奇。而居之者有所不暇耶。抑物之果有遺耶。然則適

遭之而奇之。則記之也。莫余為宜。館曰綠條亭。曰十二峯。惕甫所名也。堂曰古春者

舊也。名曰樗園。而實無樗者。殆逆知余之將客焉而辱之也。立秋後十日記

書魏忠節公暨子孝烈先生像後

余少時。嘗聞長老言吾鄉周忠介被逮。及周孝子茂蘭血疏訟冤事。未嘗不慨然肅

然。想見其為人。後讀史傳。知公以逆閹之禍死。而先時被害尤酷者。楊左而外嘉善

魏忠節也。忠節被逮入都。過吳門。忠介以女許字其孫。故閹黨恨之刺骨。忠節死獄

中。其子孝烈先生奉喪歸。以毀卒。事具劉念臺徐俟齋所為傳。嗚呼。鉤黨之禍遠矣。自漢以來。賢人君子。忠義奇節之士。被其害者。不可勝紀。然未有如明季之酷者也。誣之以必無之罪。處之以必死之刑。連延反覆。以及於其故舊朋友。必一網而盡靡有孑遺。而國隨以亡。論者以為諸君子議論太激。行己太峻。蹈東漢之覆轍。而無救於國家之危亡。夫諸君子之與閹人當國者。非有血讐骨怨也。特以名器不可假。國是不可泯。天理人心不可盡滅。祖宗綱紀法度不可以墮壞。起而與之角力。不勝而死耳。烏有靦涊婾阿苟全於其間哉。夫申屠蟠鄭泰不仕於朝。乃可以全身遠禍。甯有食其祿當其官。而可委蛇其身以自附於明哲哉。果若是則孔光張禹胡廣可以存漢。馮道可以救五代之亂亡也。嗚呼。鉤黨非君子所忍言。小人激之以至於斯。假其名以誅殺斬艾之。論者又敢於苛責君子。是必將遏抑天下之士氣。摧折天下之志節。如是數十年。雖有偉意奇行之士。亦不敢一行其意。國是之憤。名器之濫。綱紀法度之不存。循至天理人心漸滅於泯泯棼棼之內。如是而不危亡者。未之有也。余家吳江。遷嘉善。嘗拜忠節之祠。過孝子之墟。今忠節裔孫某。以公及孝子遺像見示。肅然如見其生平。而慨然有感於心也。謹書其語於後。

亡友徐江庵墓誌銘

於序。我友江庵之亡十年矣。其容貌行事。顯顯然在目。前以歲之不易而我先君子未卜葬。今既遂厥私。不敢復以他辭為解。乃序而銘之曰。君姓徐氏。諱濤。字聽松。號江庵。世居吳江之蘆墟村。祖某。父某。家素封。及君日落。少好聲伎博奕。及長始奮。刻苦於詩。鉤棘縋鑿。旁午貫串。必求其旨趣所歸。其所為恬愉瀏灕。瀞深幽情。朋酒買藝。雷迅雲湧。筆墨橫溢。羣辟後出。斂手推服。長於離合聚散感慨之詞。往復自道。蓋其天性然也。余少跳盪放縱。里中能略誦五經文字。下筆能為今所謂時文者。羣目以為異材。與之言漢魏以下古今詩人姓名。告之且不信。見病如怪民異物。而君特善余。時時過從。歲暮風雪。披敝裘。要以下縫皆坼裂。病畏風。瑣帽壓耳。納一卷裘中。褎掩其口。敂門剝剝然。問之不言。已知為君也。或數日不相見。迹之則往從博徒縱博。竊日夜。挾之至。言論如平時。酒逋博進。還凌戶外。若不聞也。貌豐下。善譚笑。引卷吟諷。抑揚中節。弟輩輒效以為笑樂。性澹然與物若無爭者。然聞人詬余則憤見於色。人亦以詬君。嘗曰。子厚自待。今子累我。他日以我累子。於序。古所稱知己。君於余非耶。君既不永其年。不竟其所學。而余之幽窮顛踣垂十年。舊學亡失。亦無以異於里人。君之所以知余者非耶。余之無似。無以稱君之知也。君之欲累余者不可知。而余則終累君矣。其可悲夫。乾隆壬子春。偕遊鄧尉山。至山半。君不能上。坐石壁仰首

歌吟。為詩一章。脫屣生死。豪宕感激。讀而悲之。竟以是歲十一月卒。年三十有二。子一人。女一人。銘曰。

元墓麓。鄧尉巔。死埋我。立石焉。嗟山靈。聞此言。生也病。死則痊。神之游。風泠然。梅花落。君來還。盍歸此。此墓田。

鄭弱士墓誌銘

君諱鑲。字弱士。早歲失母。君於次為季。又其暨於儕少子也。畜之慈而疏。君就養無違。克自樹立。志果銳。奮厲於學。為五七言古今體詩。突心鉥肝。索險入幽。輒轇轕變怪。歸極澄洵明好。會合。分曹詠言。偃卧儷立。氣屏面死。期必勝其偶。乃已。不若己者。嗟之如泥沙土苴。買時名出己上。必掊出之。使不得教讀史記兩漢書。輒覆誦能闇記樊紹述園池記。其壚學不肯後人。皆此類也。余為妹擇婿。故人朱春生袁棠為言君。君亦惟恐不得當也。試以詩絕奇。遂以妹歸之。未及朞。嘔血以卒。年二十有二。將卒。謂其婦曰。吾死無恨。恨學未成。志未有以遂。卒不克自見於後。若兄後必傳。幸哀若及我。有以傳我者。雖夭不為不幸矣。烏虖。余遭罹人世之酷。偷視假息。無以自存。竊幸君之才。足以振拔。即不幸而連蹇轗軻。有足以相樂者。猶將忘其窮而相與終老乎此也。而豈知其至於此極哉。君有詩數百篇。孤峭幽深。脫去世俗凡近。未至者年

耳年少且貧。未克葬。妹數泣以言。不忍辭。敘之以俟。夫人有志而卒不遂其志者多矣。余其又可恃也耶。銘曰。

君字曰穎。其志則彊。追古茂兮。虎騰驥驤。吐詞陳義。有敢無恇。睎彼俊髦。曰嬴且尪。天生異材。不引不長。豫章寸斷。短於條桑。有匠斯顧。涕泗而滂。況彼同岑。其根並傷。夏日冬夜。我妹之臧。千秋萬歲。我銘之光。

彭甘亭哀詞 并序

道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得古雲書云。甘亭以五日卒於其家。次日又得兒子桐報云。四日告終。初無疾苦。死生常事。特友朋凋謝。為可痛耳。既為詩四章哭之。至吳門。其弟以銘幽為託。後見華亭姚椿所為誌文。於行事已具。獨念甘亭自少至壯。以至於終。凡屢遷化而其拂鬱阨塞。艱窮連蹇。卒能秉固立概。持一意以至於今。此其中固有所恃。昔人有言。不有得於今。必有立於後。其文具在。不可誣也。而又有其生平之意之可哀者。乃為之詞曰。

世滔滔而有萬兮。何偶焉以值兮。既昔之無與處兮。邈又後來之誰任。靈既孕夫庶幾之德兮。英英而早露。豪與奇之非其時兮。謂將壯而弗錯。在天固不可知兮。在人又何據。紛一世之遭困兮。鬱蒼華之衰素。曰余悲此無志兮。庶孟晉以有立。彼其人

之與骨皆朽兮。尚吐文之萬牒。方時賢之嚯唯兮。趨利祿以相要。夸修能以譚經兮。識難字以為姡。鹽獨遝不為同兮。盍而不為召。尋時俗之異趣。塞前哲兮是臨。惟斯文之自古兮。歷漢魏而不分。謂華實之必一是兮。是焉知所以為文。虎豹炳而異夫鼮鼠兮。華玉章而殊夫燕石。柱礎而可以為圭章兮。贗質又將取乎貍別。孰醞聽而眇慮兮。羌入鬼而出天。鴻黃窈窕以探其窮深兮。桔隔抹殺而洞其幽元。雖其孤意而獨造兮。迦規矩而莫有偭。叢末流之索塗兮。愈畫地而為歧。競不說學而趨易兮。反謂斯體之為卑。夫豈不能為此瓠皺兮。發難人之所難。苟後數十百年而論定兮。配韓柳其誰敢干。羌有是之可久兮。雖風隕其何患。況身世之窮通。抵屈信與昏旦。余愧獨其無傳兮。人余言之莫信。度留靈以為質兮。又先逝而不應。往者不可攬兮。來者安可待。誄苦詞以訊靈兮。歷神理其亦悔。

李少保傳

潘挹奎

少保李姓。名棲鳳。字瑞梧。武威人。明四川總兵官太保李維新長子。維新官薊遼時生少保於廣甯。遂籍廣甯。為文學。歸本朝為秘書院副理事官。順治元年除山東東昌道。三年遷湖廣布政使。未幾擢安徽巡撫。時天下初定。土寇往往竊發。程國柱者嘯聚休甯婺源間。我兵輒為所敗。少保既涖任。檄總兵李仲興、副將許漢鼎會剿。禽獲偽總兵江烏鄭恩祥。招降偽總兵張天駪江周。土寇望風畏之。而其黨趙正及子捷應復犯宿松。少保怒曰。蠢爾者將嘗試我耶。非大創之。損國威殘民命。朝廷烏用巡撫為。乃親督師進剿。師至涔池。斬賊千餘級。禽趙正父子及偽瑞昌王朱誼貴。會屬吏或濫徵錢糧。少保失劾參。坐徇縱鐫職。五年。起為浙江杭嘉湖道。六年。授廣東巡撫。當是時。明桂王由榔居隆安。廣東鉅寇附之。連陷郡邑。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繼茂奉　詔往征。少保駐南雄。策應。耿尚皆驕橫。平南尤恣。少保多方調護。民賴以安。七年。會師攻克韶州。勦平雷州廉州諸賊寨。八年。偽國公曹志建犯韶州。少保擊却之。九年。檄副將先啟玉陣禽叛鎮李成棟之子元允於欽州。十年。張獻忠遺黨李定國由廣西梧州犯肇慶。少保徵廉州兵馳援。敗賊於鼎頂崗。遂檄總兵徐成功與進功。分兵恢復羅定東安。又檄副將陳武李之珍。勦賊於高州。至沙江。賊沿河設

伏。我兵衝擊。禽獲僞副將姚奇、余元璣。乘勝抵化州吳川。焚毀賊巢。殲戮無算。以功進兵部右侍郎。是年率泰用輔臣洪承疇薦。起爲兩廣總督。直定國犯粵東。率泰禦之。敗其將高文貴。而靖南將軍朱瑪喇兵亦至。大破定國於新會。遂克高州雷州是役也。少保參贊之功爲多。十三年。率泰調任浙閩。少保以巡撫超拜兵部尚書。行兩廣總督事。十五年。授兩廣總督。時桂王竄雲南。其僞將軍陳奇策結僞江夏王朱蘊錀。僞德陽王朱儼錦。踞上思旁掠屬縣。少保檄總兵栗養志進勦。禽奇策蘊錀儼錦。又招降那綿諸寨。於是太平思恩皆平。十七年。加太子少保。十八年。分設廣西廣東總督。少保改廣東。尋致仕。康熙三年。卒於家。賜祭葬如制。祀廣東名宦祠。少保爲人侃珽。秀才時已以天下爲己任。及任封疆。倥偬戎馬。謀斷兼長。其收復羅定東安也。

世祖御書知方略三大字襃之。又

御書兩河巨室表其閭。爲所寵顧如此。兄弟八人。棲鳳字光梧。俶儻俊偉。國初召用前明大臣子弟。棲鳳至京。睿忠親王奇之。累官至漕運總督。能於其職。加太子太保。棲鴻兵部武選司員外郎。棲鵾江南總兵。棲鸞密雲總兵。棲鵬都司。棲鳴廣東提督。棲鶚泉州副將。棲鳳子鎮鼎廣東提督。以功加太子太保。並鎮邦鎮圻鎮域皆任副

將鎮國雲南維摩州知州鎮坤廣西梧州同知鎮垓山東青州同知鎮基河南禹州知州皆以循良稱子孫先後任偏裨者又二十餘人衣冠之盛甲於河右而鄉人最稱棲鳳祀鄉賢祠

潘挹奎曰李維新當明之末造持節西川碌碌未有奇績棲鳳棲凰入 國朝各以勳名垂竹帛子之賢於父歟抑所遭之時不同也易言雲從龍風從虎於序豈偶然哉

孫韋西先生傳

先生姓孫氏名僑字仲山韋西其別號也武威人曾祖文炳秀才祀鄉賢祠祖詔進士官湖北布政使父為璣舉人先生少孤乾隆庚申學使萬大司馬拔貢成均先生年未冠也而劣於文既以高等為貢生鄉人竊議之以為大司馬與方伯有舊故膺此選先生聞而愧焉發憤為學適遭母喪廬於墓三年晝夜讀書不輟學漸有成而是時山左牛木齋先生運震字平番木齋號補學士多就之者先生喪既除往從之學同門為秦安吳進士墱狄道吳孝廉鎮吾鄉則吳秀才樹德皆負儁才善詩文有三吳之稱先生來學既晚質又魯木齋未之奇也而先生勤學心專容寂物不能搖木齋每於課期張歐宴演劇約諸生先納卷者入座文不就不得與於酒課每吳墱

先納卷。文且佳。先生思深力銳。成文甚艱苦。終木齋之世。未獲一與於晏。而文亦佳。木齋嘗曰。吳超溪氣輕清而上浮。孫仲山氣重濁而下凝。固皆奇士。而孫之品視吳為優。超溪增字也。其人不羈。故木齋云。先生學既成。於制藝所造尤邃。以乾隆庚午領鄉薦。辛未成進士。是科狀元吳鴻。雅以制義自負。見先生文。欣賞焉。欲彙梓其房書。為孫吳合稿。先生以吳文肥重。不之許也。而先生文名自此噪四方矣。大抵先生之於制義。醞釀深厚。理醇辭雅。如金就鎔。如玉受琢。浸淫骨化。潤澤而堅凝。以故吾鄉前後善制義者。無慮數十家。而先生歸然為之宗。先是先生既舉於鄉。歸祭其先。甫下拜。淚涔涔襟為之溼。傷動左右。蓋先生孤兒幸成立。有以光前人。惜前人不復見其成立。哀遂至於出涕。而鄉人稱先生孝思無窮也。官廣東順德知縣。性坦率。不能事上官。未幾罷去。浪遊江湖凡數年。落拓以歸。歸而從學者日眾。先生隨其材之高下而導之。文各就乎範。往往掇高科以去。嘗語及門。制義代聖賢立言。非體會聖賢之理。文未有不駁雜者。以駁雜之文。入科名。幸得之矣。其人亦必駁雜。此世之大患也。若輩其毋以制義為小道也。比先生歿。名學日崇。至今陝以西言理學。必曰孫酉峯。酉峯名景烈。武功人。乾隆己未翰林。而言文學則曰孫仲山。其為學者所推服如此。子掞敘。掞泰。掞亮。掞章。皆名諸生。掞章能詩古文。與抱奎友善。

潘挹奎曰。國家以四書制義取士。每大比得士至數千。非無高才廁乎其閒。而求文之卓然可傳誦寥寥三五人而止爾。蓋從來制義之失有二。或失則孤高。或失則汗漫。二者交失。固不足列作者之林。幸免其失。而於聖賢立言之旨。亦未必有合也。挹奎每讀仲山制義。彬彬質有其文。於虖。可以傳矣。

尹氏三傳

武威有君子曰尹鐵堂先生。善於為吏。其嗣思任。善於為子。其孫綰。善於為師。潘挹奎目之以三善士也。於是作尹氏三傳。鐵堂先生。名喆。字紫來。號鐵堂。康熙辛卯舉人。官四川渠縣知縣。性介特。於民無妄取。而持法不苟。　朝廷方用兵烏斯藏。芻粟皆藉人力負擔以往。軍中令凡夫役輸糧至藏。酌升斗。按日給鹽菜銀。差旋則不復給。丁壯困於轉運。夏日冬雪。流離道途。歸時又無所得食。往往羈滯異域以死。鐵堂哀之。謀諸夫役。於例運若干升斗外。半其糧。計每夫役二人可攜三人鹽菜。則謹貯其贏者。以為歸來之資。而又捐俸。每起夫役將至藏。遴胥吏之愿者。持銀繼其後。俾夫役有津貼。遂皆生還。居無何。團練鄉勇之令下。比戶出丁就團。其強悍者輒指富民某某應出若干丁。苟文弱不任坐作。則索重貲代之。民不勝擾。鐵堂與民約。殷實之族。入財於社。供鄉勇廩餼。遂免役。而又躬歷行間。課其勤惰。民既無私爭。拳勇亦

倍於他郡縣。然徵發不時。重以訟獄繁多。殫思竭力。無頃臾之暇。憂勞所積。遂嬰心疾。卒於官。思任拔貢生。從父之官渠縣。縣值多事。思任貫左右之。及鐵堂歿。無餘財喪不能舉。民感鐵堂有德於渠。將斂錢助之行。思任泣然曰。吾父官渠數載。不妄取民間一錢。今受錢。恐吾父魂魄不樂西歸矣。却之。先是思任妻歿於渠。權厝焉。至是兩喪不克並發。乃葬其妻。奉父柩歸武威。方思任之歸也。以兩贏舁鐵堂柩。旁一贏載渠縣民為鐵堂勒德政碑搨本而已。徒跣隨之行。由渠至武威。凡數千里。重山複水。麻衣哀號。若初喪。見者傷之。綰諸生。少孤。鞠於母氏。母氏王。拮食十指間。劬勞倍於常婦。綰既諸生為童子師。將藉館俸養母。而教與學並進。問字者踵相接也。年三十以往。就城之南街設帳焉。館舍湫隘。又近市。綰之敎也。既精且密。從游者無敢舍而嬉。業遂有成。先是吾鄉凡從學究讀。歲奉錢四百。或八百。至千錢則已豐。館師以生徒眾多為冀。而教每不專。綰黎明則起。據案核生徒所習。不少懈。雖疾風甚雨如期至館。其於課四書制義。字梳而句櫛之。課每積數十卷。立予點竄。日苟不足。燃燭定甲乙。發卷。未嘗越三宿。乾隆丙午以後。生徒輒擢高第。於是里中子弟。求教者益進。館舍至不能容。簷下涸旁。皆書案也。生徒苟質之。不責脩脯。人以是感之。始為人頎而黔。面上痘瘢相屬。晚乃肥白如瓠。門下先後成進士者。原武知縣郭棫。禮部郎

中周泰元。翰林編修牛鑑其登乙科。劉峻趙可後郭模張沆由明經官京師。則家姊婿刑部主事張夢齡子三人。世阿乾隆乙卯舉人。官江西庫大使。世衡嘉慶辛未進士。官吏部考功郎中。與杷金同曹。世清官諸城訓導。今年乙酉中式舉人。潘杷金曰。鐵堂先生可謂以死勤事者矣。渠民百世祀可也。思任內行純至。不以困阨易其操。無忝為清白吏。子綰有得英才之樂。而其始艱若備嘗。逑乎道成而上。生徒賢多。後嗣昌熾。歐陽子有言為善無不報。觀於尹氏益信。夫人亦何憚而善之不為也哉。

彭甘亭全集序

顧千里

詞章之爲道惟有至性至情者爲之而後可傳歷觀往古靡不若是求之於今則吾友彭徵士甘亭其人也徵士少奇穎甫出即聲滿名場追咸老宿世尤交手推重累居鉅公幕府其詩文皆沈博絕麗見者固以爲金玉淵海卿雲黼黻矣抑其於親孝於弟悌於伉儷篤於交遊信終身韋布而拳拳世事有慶也忻有憂也思浩瀚千言者性情之發露者也驅使萬卷者性情之搏結者也有集如此而焉有不傳嘉慶丙寅在邗江刊初集曾命作序予以君年猶未艾學方日進不欲遽爲論定辭而弗爲又一週星丁丑在都城刊續集君識益高不復索人序道光辛巳改元之歲於其家遘疾俄卒時方往來孫古雲襲伯所古雲既經紀其身後仍取未刊之稿同吳江郭麐祥伯定爲遺集詩文各一卷與先此其弟元培綺塘子長熙壽伯所商榷纂輯詩文集續集注十六卷又懺摩錄一卷將合之成全集後二年屬余於江甯付雕且爲之序古雲之所以謀傳君者至矣予自識君到今卅載而近其間戊辰己巳同校李善注文選壬申癸酉甲戌同校胡三省注通鑑兩書雅成盛行於代大抵多賴君力嗚呼茲乃以溝壑餘生而荷君後死之責青簡尚新斯人不作豈非大可痛哉君既年頗深釋學純儒每以爲病予獻謂君一生遭遇多所失意非特抱才負器無分立

恐。甚至骨肉凋零。親故衰謝。貧賤難居。繼學竟乏。方復世機俗態。日夕相潤。風清剛雋上之心胸。為和光同塵之面目。中有所遇。莫可告語。則其所謂至性至情者。安得不鬱轄沈滯。感慨哀傷。神為之枯。命為之損。惟有竺西書宏闊勝大之談。暫一消磨耳。豈等尋常溺惑彼教。卑者徇因果利益。高者如陸法和不肺釋梵天王邪。後世讀君集者。倘能知之。至其鄉里家世立身本末之略。有松江姚椿春木所作墓志在。甲申重九後十日。

思適寓齋圖自記

以思適名齋者何。顧子有取於邢子才之語也。史之稱子才曰。不甚校讐。顧子役役以校書而取之者何。謂顧子之於書。猶必不校校之也。子才誠僅曰不校乎哉。則烏由思其誤。又烏由而有所適也。故子才之極。乃其思不校之誤。使人思誤於校者。使人不能思。去誤於校者。而存不校之誤。於是日思之。遂以與天下後世樂思者共思之。此不校校之者之所以有取於子才也。顧子貧。齋非所能闢也。即身之所寓而思寓焉。而思適之名亦寓焉。當其坐齋中。陳書隱几。居傅氏之所藏。同志之所借。以及敝篋之所有。參互鉤稽。以致其思。思其孰為不校之誤。孰為誤於校也。思而有所不得。困於心。衡於慮。皇皇焉如索其所失。而杳乎無覩。人恒笑其不自適。而非不適也。

乃求其所以適也。思而得之。心為之一加開。目為之一加朗。豁然如啟幽室而日月之輝世之適。誠莫有適於此也。惟自反其思不知與子才何若也。使誠善則思之至矣。顧子每曰。天下有誤書。而後天下無誤書。雖論似矯。要不病其過也。為之圖而記之。且求先生長者及諸交遊題詠焉。以為此亦天下後世樂思者之所願聞也。圖之者誰某也。所圖者今寓某也。時則某年也。寓齋中人。顧子名廣圻。字千里。號澗賓也。

與古樓記

甚矣人之囿於今也。身之所接。而心與之化。及其既深。動作云為聲音笑貌。惟恐有一於今。若夫古之道。苟與今異者。則望望然去之。豈特庸流俗眾實然哉。吾見聲名籍甚之賢士大夫。未之能或免也。陽城張古餘觀察。乃以與古自名其樓。於是擬議為說者曰。是樓也。觀察將以藏其圖書金石之屬。皆古物也。且將於其中修明經史百氏天步地輿名物象數之業。皆古學也。斯樓之所以古與。吾則以為不然。夫物所謂古者。今固多舊者矣。學所謂古者。固多譚者矣。吾見其於前倡則於後和。于喁邪許。浸假而遍海宇。彼其身之所賅。口之所言。及筆之所書。則彌古。而心之所存則彌今。其究也去古彌遠。而曾未能與古有毫釐之同。仍囿於今而已矣。然則此奚足以知先生哉。夫先生蚤年成進士。仕宦五十載。其居官也。不激不隨。進未有不難。退未

有不易階級方軌而懸車蹈襟其立身之古也百行備修恂恂訥訥不賈名聲於天下而闇然日章其為學也高明廣大無所不通以躬行心得為指歸而博聞彊識退聽焉施經術於吏治厥多成效謝任家居拳拳於老而教誨不肯一日廢書而自佚也儒行之篇不云乎儒有今人與居古人與稽今世行之後世以為楷先生有焉故樓之所以名也是故古物之蓄古學之譚自其外而觀之何必不與今人類而所以蓄古物譚古學者自其內而觀之而後知高出於今人者萬萬也知乎此庶幾可以知先生已不佞撰在下風者廿稔自惟每困生不諧俗為人詬病而少壯受學行且六十猶未逮聞道竊者先生進之曰吾子可以道古吾將招之常處吾樓前子其為之記於是不敢辭遂書其所見用告後之來斯樓者樓在先生僑居秣陵之中正街宅東北隅云

惠松崖先生四世畫象記

昔松崖先生之書有曰余家四世傳經咸通古義因述九經吾子孫其世傳之又曰曾王父樸庵先生通左氏春秋作補注一卷傳序相授于今四世矣某少習是書長聞庭訓因刺取經傳附以先世遺聞廣為補注六卷傳之子孫俾知四世之業勿替引之云爾讀此知先生孳孳於家學者深矣千里以乾隆庚戌歲執贄請業於同郡

江艮庭徵君。徵君之師則松崖先生也。每思展拜。用申仰止。聞徵君言先生之孫溥宦粵東。所謂泮環巷舊宅。方為它人所居。且未由一問紅豆之樹。而其它無論也。及今始從譽卿獲觀所臨四世畫像。德容儼然。恍承謦欬。庶幾差慰平生之區區乎。譽卿實仲孺先生之元孫。近由東渚移家楓江。為人端雅有志。以修舉先世之業為務。用是知松崖先生之屬望有徵矣。夫惠氏四世著述。固懸國門。然常行四方。多遇譚經之輩。則真知灼見。轉尠其人。或掎摭以為同焉。或掎摭以為異焉。而皆不足與於此事者也。然則修而明之。舍賢子孫其誰與歸。爰拜手而書於後。

儒與二氏出入論　　汪家禧

士必束身名教而後廉隅立。趣向端。名教在法先王。崇仁義。尚禮教。是故儒高於九流而治天下之必用儒也。道家言清淨不貴名。釋氏外形骸。無身安有名。猖狂妄行者。平旦氣萌。醉不翻然悔。悔思避二氏之學。非其悔也。而導之曰。是外也。非內也。得乎內可遺乎外也。譬行失道者。從而示曰。是亦足達也。無反行之勞。且有自適之樂。亦何有不從者。夫堯舜文武周公孔子。萬世不易之道也。儒述之。其道亦不可易。道家始黃帝。而黃帝無書。釋氏梵夾。其文且殊。其言安足信。舍章著之典。籍信假託之虛辭。是惑矣。道之書莫古於老聃。莊述老而宏誕不經。開釋氏之漸。漢文景治用黃老而不言老莊。知莊非老比矣。漢武表章六藝。後異學漸衰。至光武益敦崇名實。舉經明行修之士。終東漢世。獨行黨錮。蔚然爲眞儒者。史不絕書。而高密鄭公尤以淸德通才。傳解聖籍。儒道大昌。循是勿失。三代之風詎遠哉。正始之世。蔑禮教而崇放曠之始也。時主少臣專。國不靖矣。一二士夫縱誕爲高。視處朝廷如處傳舍。以被其人。豈不能自樹立。而姑以曠棄一切。自文其陋。沿及兩晉。言經法者。斥爲鄙俗。甚以周易與莊老衡。王何之罪。上通於天。豈虛語哉。釋氏襲莊老之放曠而加甚者也。萌於東漢。盛於東晉。郭璞孫綽謝靈運假借其言。以消佗傺。而彼教之嬌出者。又先以

清言自結於朝士。外如支恭明衛道安輩。或畢思搆精。廣為翻譯。石勒符堅諸僭國。又為張大之。歷宋齊梁陳。崇信偏於上下。史官言佛經之傳。多於六經數十倍。其後儒較道加烈矣。唐祖老子。崇道也。廣建塔廟。崇釋也。疏五經。興學校。崇儒也。然道自三洞四輔說行。流為神仙。如真誥等言地獄。又襲釋氏怪誕。尊釋氏者。言施捨感莊嚴。震以禍福。龐而未精。以釋通儒。首李翺。翺著去佛齋說。以闢佛者。復性書言滅情闡釋氏旨也。然其說雖存。遵者實鮮。蓋昌黎韓氏以仁義之旨導天下。儒術大顯。寂靜之說。未能動眾也。終唐之世。儒與二氏雖並崇。朝廷厥納師友講習。儒外固不害及。北宋穆修受學華山。邵子聞之。易分先後天。通書因太極溯無極。均本道家。然周邵之學。深明體用。繼以二程。實踐躬行。內聖外王。非僅僅激厲名節已也。惜後二陸提倡心學。慈湖繼之。論漸空虛。朱子振六經絕續之傳。使聖學不流異教。天下貴虛。拯之以實。論說經典。章明禮教。雖少歲言靜坐。言警悟。晚歲盡反之。故傳朱學者。歷久無與論者。或掇傳注小疵以相詰難。又甚者謂虛靈不昧。顯蹈禪機。嗚乎。好議論而昧大綱。有如是耶。天人五行。漢儒亦語幽微。鄭氏注經。先後異說。論學者不聞以駁雜斥之也。且泥章句訓詁。而荒實行者。為陋儒。朱子立朝。本末賅備。偽學之禁。宋為失人。後世和之。謂道學亡宋。何昧昧歟。統論之。儒有鄭而經明。有韓而用彰。有朱

而體立。二氏卒不能奪儒。三子功也。近世講義據之學。碎義逃難。繁則生厭。必有以空悟濟者。固不可不豫也。明節義。守家法。如東漢。坐言起行。如南北宋。名教庶以不墜矣。

神廬圖記

予少時讀賈太傅陸宣公文。慕之。時思立巖廊間。侃侃論是非得失。年長困頓諸生中。志以屈。後數得與當世通人大儒挾手。思閉門著書。成一家言。馳騖衣食。每不能卒業。志亦以屈。年來境愈阨。浪遊四方。親戚聚處之樂。歲不得一二月。每思守破屋三間。足不踰鄉里。俯仰怡然。而志愈切。事愈阻。蓋予之志凡三變。而予亦將衰矣。予以是語予友郭君祥伯。祥伯曰。吾聞之。心者神明之官。志慮出焉。蘊於中者為志。挾志以行者為神。易言神無方。神之所至。上在天。下在淵。吾烏知境之所未至者。不為神之所至耶。吾烏知神之所至者。不終為境之所至耶。形有屢滅者也。神不滅者也。吾烏知前乎今予與後乎今予者。不適如予神之所至耶。且夢又神之符也。列子言鄭役夫之夢。此齊乎榮辱也。蕉鹿之夢。此齊乎得喪也。若不為榮辱得喪所搖奪。則從乎心。不役乎境也。從乎心。其神逸。彼世之鑿其天耗昏其神者。不盡在醉飽飲食之事。充予志之所至。無處是也。予亦何衰而何沮。余曰。是則然矣。敢問予何志。則應曰

吾不為子之飫。若子之癯。傍水結廬。有竹千竿。有樹百株。其屋修以潔。其境曲以紆。有觴有壺。有琴有書。臨流而詠。坐檻以漁。其志于于。其神遙遙。夢耶真耶。請視吾神廬之圖。余感祥伯之言之契于天也。即書之以為神廬圖記

書程氏敏政宋遺民錄後

右明程氏敏政所輯宋遺民錄。紀宋王氏炎午諸人事。并其詩文家稿。讀而歎曰。遺民者託於前代之民也。昔太史公傳伯夷。言其扣馬而諫。不食周粟而死。而遺民之義起。今準以經義。而知其言誣也。紂逆天暴民。武王伐之。無可非也。使夷齊非之。是比亂也。必如是為遺。是微子就封。箕子陳範。不得為仁人矣。惟論語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亦謂讓國而餓。非謂周興而餓也。夫大夫死眾。士死制。謂死其所受於君及君教令所使為之事。無眾無制。不幸國亡。可無死。夷齊未立於紂朝。而為紂死。是傷勇也。況後之命為遺民者。又不盡能死。而橫議新朝。搖既定之人心。窺已去之天命。是為頑民。為亂民。烏得以遺民自貴哉。若是則王氏諸人非歟。又不然。夫諸君子非自命為遺民也。發於不得已之真情。故其人品真。信國以大臣殉國。炎午賙宏毅或為弟子。或其參佐。其不忍倍於死。以酬國士之遇。是信士也。楊髡肆虐。毒及陵寢。林德暘唐珏親見暴骸之慘。身與埋骨之事。作為詩歌。隱識其處。是義士也。汪元量

以琴工從三宮北行。流離不悔。本樵供奉也。至吳思齋方鳳寓興詩文。鄭思肖龔開留情繪畫。又有隱士之風。皆非行僞言僞。以矯激鳴其高也。故其詩文皆深婉而無怨誹。於以知諸君子之能順天安命也。且臣不二事。猶女不再嫁。其未仕則未嫁也。慷慨之節生乎情。情未接而以不嫁自勉。以死自誓。此秉氣之專。然先儒尚疑其過當。使本無道其嫁者。而罵詈他人以自標著。是狂而非貞矣。諸君子之所為變而不失其正也。而輯是錄者。終以元順帝事。隱著宋之終存。若以慰諸君子者。是未識天命之靡常。與諸君子立身之本末也。吾故辨史之誣。以正遺民之說。

項羽殺義帝論　　朱春生

自古以匹夫而起事於亂世者。往往有所假託以為名。是蓋一時權宜之計。逮其後或成而為帝王。或敗而至夷滅。則又各由乎人事之得失。天命之有幸不幸。而於其始之所假託者無與焉。論古者不必執已棄之筌蹄以求魚兔也。昔秦之季世豪傑並起。六國之人。各假王號以伐秦。而項氏世為楚將。故范增勸之立楚懷王孫心號為懷王。以從民望。其後項羽怨懷王不與羽而與漢。乃陽尊為義帝。放之江南而殺之。漢王於是為義帝發喪。而率諸侯以擊楚。轉戰五年。遂滅楚而有天下。說者謂楚負惡聲。故諸侯背叛。漢為義舉。故天下服從。以余觀之。是殆不然。夫漢之興。由於能用蕭何張良韓信。楚之亡由於不能終用范增。高祖此言。實為劉項兩家定論。曾何關乎義帝之存亡哉。光武初亦臣事更始。後乃絕之。而自稱帝。卒成中興之業。赤眉始終以劉盆子為君。而竟致敗亡。更始與盆子。皆帝室之胄。而無德即不足尊奉。況楚非天下之共主。懷王亦非楚之賢君。亡國之餘。其後裔偶因時變而竊尊號。又無才智可以服人。則一朝失勢。而被放被殺。固事理之常耳。且其為楚懷王孫。亦在疑似之閒。考懷王之死在周赧王十九年。至秦始皇二十四年而楚亡。中間相去已七十有四年。其所謂昭王哀王及王負芻者。皆懷王之曾孫。又十有五年。乃為秦二世

之二年。而項梁起兵。其時懷王未必尚有孫在。此特范增之所謂奇計。取一微賤不可知之牧豎。名之為楚後。加之以王號。以聳動一時之聽聞。他日事成。則其人終不足以君臨天下。而帝王之業仍歸於我。與陳涉之詐稱項燕扶蘇。意正相類。是當其立時。早以傀儡視之。非真相與有君臣之分。而須終身奉之者也。即使其人信為懷王之孫。而故君之誼。亦祇能要結楚國之人心。而於他國之人何預。乃始從江南羣臣左右即已叛之。及其被殺。楚人亦莫為之死。而在遠之諸侯。皆縞素發兵欲為復讐。此豈近於人情。大抵漢王當還定三秦之際。兵力方盛。故諸侯多從之者。其後一敗於彭城。則又皆去漢而從楚。是特視形勢之強弱為向背。初未嘗以殺義帝之故而惡楚。以能為發喪之故而多漢明矣。微特諸侯。即漢王當日。亦不過藉是為發難之端。而非真有所愛於義帝。故如九江王衡山王等。實代項羽剸刃於義帝者。他日降漢。漢皆封之。而不必追論其前事以為罪。且項羽死。猶以魯公禮葬之。信陵君以異代之賢公子。猶為之置守冢奉祠祀。則其所曾經北面之義帝。尤當於天下既定之後。備禮為之改葬。或遺骸已不可求。亦當建祠而使楚人祀之。而皆不聞有是。可知其始因三老董公之言而袒而大哭者。純乎機權作用。而其心實無所謂義帝也。且夫義帝固天下之妄人。不思已為項氏所立。項氏之興替。即繫已身之休戚。而

無端聽諸將之言。謂項羽為人慓悍。多所殘滅。不宜使之入關。不如沛公長者可遣。蓋以羽曾坑殺襄城之衆也。然沛公亦與羽共攻城陽而屠之。其事尤近。何獨諱而不言。得無所謂諸老將。皆私於沛公。為之遊說者。而彼昏不知。乃受其愚。以開隙於羽乎。又無端聽高陵君之言。謂宋義知兵。以為上將。而令羽與范增下之。羽之勇。增之智。其能為宋義下乎。而義則又妄人之尤者。偶料武信君之敗而幸中。遂自謂能坐運籌策。而輕視羽。夫擁衆逗留而耽樂飲酒。凍餓士卒。其為籌策安在。使秦既破趙。而移兵擊楚。則當此主將驕盈士卒嗟怨之時。一戰而義之頭必懸於章邯麾下。而羽與增事權不屬。亦且牽率俱敗。秦兵乘勝而趨彭城。吾不識所謂懷王者。能自將以禦之否。其始建言之諸老將及高陵君等。能更為懷王進一策否。然則羽之矯懷王命誅宋義而代之將。非徒自救。實大有造於懷王者也。逮羽已破秦軍降章邯。西攻入關。沛公亦俯首而聽命。此其勢豈復懷王之所能制。而猶斷斷焉曰如約。夫既定先入關王之之約。而獨遣沛公。已顯見偏私之意。羽方怨秦而奮願偕沛公往。又苦禁不許。而強使救趙以誤之。且如羽之用兵。誠得專制一軍。即救趙之後。猶可以先沛公入關。而又為宋義之頓兵四十六日以失其機。則此時如約之言。安能令羽心服。推懷王之意。豈惟不欲羽王關中而已。並欲使之抑於宋義。才能一無所用。

功業一無所成。故其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悅之。義亦有何奇謀勝算之可悅。大抵妄人之意見皆同。已密商所以致難於羽。他日義之令於軍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是即迎合懷王之意。欲借軍法殺羽。而不知事機先露。反為羽所殺也。牧羊兒久已忘項氏之德。而讐視羽。其所特拔之私人。復為羽殺。欲以關中王沛公。羽又不聽。此其於羽。豈復能一日相安者。假令尊為義帝之後。羽或用其婦人之仁。隱忍而不殺。必又將逞其私智。一切強為主張。以掣羽肘。而楚之亡且不待五年後矣。故余嘗謂羽生平作計多謬。惟斬宋義而成破秦之功。殺義帝而除牽制之患。實為能斷大事。而有英雄之略。此時陳平之間未行。羽與范增君臣相得。安知非增贊成其事。智士所謀。惟期就利而去害。始焉欲假其名以集事。則勸立之。既而其人反將敗我之事。則勸殺之。忠於事主者。必不護前而遂過也。或曰如子之說。則蘇長公范增論非乎。曰蘇公文章之雄。運其詞鋒。一縱一橫。無所不可。而持論不必悉歸平允。即如鼂錯論中。稱袁盎為姦臣。其實盎之人品。在錯之上。豈姦臣乎。至論管仲辭鄭子華之請。而不去三族。則引唐明皇之不殺安祿山。以為盛德。且謂當時若聽張九齡之言而殺之。則不免為殺無罪。其實祿山以失機當斬。豈無罪者乎。是以讀古人文者。但當取其文心之變幻。文筆之奇肆。以增識力而助才思。至其偶有

一偏之說須分別觀之慎勿齗聲附和而不一核其實也

陳芝房先生遺詩序

吾里號多詩人以予所見詞壇老宿莫若竹溪七子然皆優於文學而絀於科名惟陳芝房先生晚得一第稍挂朝籍而未幾引疾歸旋卒於家一子尚幼亦相繼夭殁圖書典籍為其戚屬所得遂淪落於人遂并生平著作俱不可問幸予曩日嘗讀其詩稿手錄二百餘篇尚存篋中乃刪次而存之嗚呼以詩存先生固不足盡先生之學而就予所偶錄者亦不足盡先生之詩然猶賴是而先生不終湮没未可謂非不幸中之幸也先生長於史學數千年事蹟是非成敗之故羅列胸中尤熟於有明一代掌故及　國朝百餘年之文獻抵掌論述不遺名地蓋先生家本右族高曾以來多識易代間遺老所藏鈔本記籍往往可與史冊互相考證其後私書之禁稍嚴慮有牴觸銷燬殆盡而先生性強記少所瀏覽至老不忘言之歷歷憶予幼從顧尉雲師受業每值先生見過劇談移晷從旁傾聽多得聞所未聞迄今稍識舊事一本於是時所耳受也近世文章鉅公好談古學士之聞風興起者咸以博雅為高然非尊甚窮經即侈言考據於眾說之紛紜一二字之同異莫不摘錄詳記而所究心多在秦漢以前魏晉六朝及唐人之作猶獵取其詞句以供引用至於宋元以後則棄置不

屑道。以為其書不古。無益於我之學也。此則前明王李七子不讀唐以後書之說。而今人復揚其瀾。求如先生之知人論世。不限時代。一切廣見多聞者。絕少其人。蓋風會遷移。即學問之道。亦各有其時尚。就余一人所見。已不勝今昔之感矣。先生為詩。宗法三唐。一歸雅正。而才氣雄傑。書卷又足供其驅使。少日馳騁名場。聲稱藉甚。晚歲更有意接引後學。見子與袁湘湄馬雲曹等。結竹溪續詩課。即極口稱許。蓋欲誘而進之。俾底於有成。即此古誼。已為今時所罕見。乃如此人而竟使之無後。此余所以致歎於天道之不可測也。

徐植廬望雲樓詩集序

人與物並生於世。物之類萬有不同。惟人則皆同。而其性情學術亦各不同。同者宜使之合。不同者宜使之分。然造物者不能盡如人意。則往往有宜分而合。宜合而分者矣。葉之在樹。各依其枝幹。以為同異也。秋風起而葉落。或墮山坳。或飄水涯。有一樹之葉而分之數處者。有數十百樹數十百種之葉而合之一處者。或風勢迴旋。葉亦隨之輾轉。則有始既分之終復合之者。假令樹葉有知。則其同類而分也。必有低徊眷戀之情。其異類而合也。必有格格不相入之勢。其忽分而忽合也。必有萍蹤無定之悲。有舊雨重逢之樂。以人情度物之情。大抵不相遠耳。即如人少居鄉里。士農

工商各以類聚又必於同類之中擇其意氣相合者而訂交焉一旦作客四方則離去其舊所交識而晨夕共事者多素不相知之人甚且取舍異路性行相反匿情面交周旋良苦回憶故鄉朋舊閭里追隨之樂杳不可得及倦遊歸里而故人無恙相與重話前遊則其情必更深於少小論交之日蓋分之既久者合之彌覺可親也余友徐君植庵少從王北溪先生遊先生名列竹溪詩社中與吾師顧蔚雲先生相伯仲而吾兩人各為之弟子承其指授是亦可謂一樹之葉枝幹雖異其本則同者矣猶憶吾師訪北溪先生於植庵家予亦隨往見植庵侍坐函丈時年未弱冠貌溫藹而氣凝靜固已心敬愛之然以兩先生在前未敢私相款接意中有一植庵而已其後余以貧故棄筆遠遊歲時偶一歸家恩恩復出無暇更詣植庵久之植庵以明經秉鐸晙城又嘗主講浙東之龍遊書院與予益無因緣會合去歲予客武林植庵始自其家寄所刻望雲樓詩稿示予且有手書屬為之序余與植庵前時交未深相別日久而其索序之意甚殷豈以余同為竹溪後進論詩當有相合者耶今年春復登植庵之堂觀其几上琴書庭前花木宛然疇昔初相見時而日月遞邁屈指已歷三十餘年蔚雲北溪兩先生久歸道山當日隨行隅坐之門人亦皆蒼蒼在鬢余衰病廢學愧負師門惟植庵著作益富才望日隆而追溯淵源並出於竹溪詩社實堪

張我一軍。乃無端還別至三十餘年之久。是何異風前陸葉。東西南北。莫能自主。而忽遇迴風。復集故處。此誠可喜而亦可悲矣。嗚呼。少年分手。垂老重逢。人生會合之難如此。而予饑驅未息。不久又當别去。植庵少余數歲。精力差强。吟情尚健。行將有續集之刻。未知何日再登此堂而一快讀之也。援筆作序。爲憮然者久之。

鐵簫庵記

鑄精鐵爲洞簫。長尺有五寸。圍三寸。重一觔有奇。面五孔。背一孔。相懸分寸皆合度。其製古樸。其色沈黝。不鏽不蝕。吹之聲清越。有過於截竹者。先高祖元馭公遺物也。元馭公嘗爲揚州巴姓筦質庫。故事。質庫中物。約不時贖。則沒入賣之。方賣時。凡筦事者。皆得有所分取。惟元馭公在巴氏數十年。不取一物。其後以老病辭歸。主人置酒送行。特具厚贐。并列諸物。令自擇取。曰。固知君廉。然千里遠别。相見不可期。要當持一物以爲記念耳。元馭公環顧衣飾重器。一無所取。獨取此簫以歸。其事見先曾祖仁則公筆記中。計簫之在吾家。蓋已數十年矣。嗚呼。祖宗有物。孰不傳之子孫。然而傳至數世者蓋寡。良田廣宅。易主若傳舍。無論矣。衣裳器皿。則用久而敝者有之。製度不合乎時。改而新之者有之。象犀珠玉珍奇之玩。則好之者衆。而爲他人輾轉購去者有之。吾家素貧。既無美田宅。亦未嘗畜珍玩。而衣裳器皿新故相雜。求其自

高祖留貽以至於今者。卒亦不少概見。惟此鐵簫無刓敝之患。無毀棄更作之理。且斷無以重值購求之人。而子孫摩挲故物。可想見先人之盛德。及當日巴君與元馭公主賓相與之情。假使其時不取此簫。而或取他貴重之物。則貧家既未必能守。即仁則公亦不復筆之於書以示後人。而先澤或幾乎息矣。於此知元馭公之深識遠見為不可及也。春生藏弆此簫。嘗自名所居曰鐵簫庵。諸同人贈答詩中往往見之。因述所由來以為之記。俾後世子孫當辨受取與之際。常若凛乎祖訓而不敢苟焉。則此簫誠吾家世寶也。

孤山重修林和靖墓記

從來名勝之地。必有佳山水可觀。而尤必有賢人君子以為之主。無賢人君子為之主。則山水雖佳。而名或不著。故峴山有羊公之碑。蘭亭傳右軍之序。皆地以人重也。杭州之西湖。眾山環之。其間如南北兩峰之高且大。南屏寶石靈鷲龍井之奇秀幽邃。並稱絕勝。而孤山介峙湖中。高不過尋丈。袤延不過里許。無奇峰怪石。深林曲澗。可喜可愕之境。然四方人士來遊於杭。或不盡窮湖上諸山之勝。而未有不至孤山者。即自來詩人登臨懷古之作。亦惟孤山為多。非以林和靖先生之故耶。山之陰為先生墓道。歲久圮廢。去年秋有鳩工葺治之者。益高其封。甃以巨石。繚以周垣宏壯

葺園。一改舊觀。然不立碑記。不知其人為誰。問之近山居者。但言凡褐衣布屨。躬率匠役修築。不類城市中人而已。夫不惜重費不憚重勞。以新前代之墓。而復不自著其名。此其人品。一何高絕。於是吾友許君壬年慨然歎息。謂和靖先生為千秋所共矜式。令修墓之舉。獨出於不知姓名之隱君子。而吾杭士大夫。皆無所效力。豈非闕事。乃約同志相與出資。購梅樹千本。植墓之四旁。先生舊有專祠。今亦久廢。惟像設猶存。供於山顛之趙公祠中。趙公為康熙中撫浙者。以先生列坐其旁。非所安也。爰度墓前地。建祠三楹。移像奉焉。其上為樓。即顏以巢居閣。又構旁屋數椽。募守祠者居之。落成之日。凡同事者咸集。於時天日晴朗。湖光山色。滿几席間。方春新種梅俱作花。幽香襲人。有放孤鶴於花間者。當風試舞。清唳遠聞。覺先生之流風餘韻。八百年來。宛然如在。遂各為詩及詞。寫作兩卷。以紀其事。予適客杭。壬年邀與此會。且屬為之記。予惟和靖先生之遺蹟。賴諸君以不廢。而詩卷流傳。則諸君之名亦可附先生以長存。獨修墓者姓字終不可知。然古來高士傳中。若披裘翁江上丈人之流。皆傳其事而不傳其名。即魯論所記晨門荷蕢諸人。亦既附聖人以傳。又何必沾沾然問其姓字為也。乃予以局外之人。來觀盛事。而竟得綴名卷末。以與諸君並傳。是誠有厚幸焉。因不辭而為之記。

程在山傳

程在山。名鍾。蘇州吳縣人。世居楓橋。其父為富商。門庭豪侈。而在山生性淵靜。好讀書。不問家人生事。為諸生。一試於有司。不得志。即棄舉業。惟以詩歌自娛。中年父沒。料檢記籍。知頻歲折閱。多逋負。悉售所居。貨以償。猶不足。則并棄其室廬。舊有園在西磧山下。地極幽僻。於是移家入居園中。園有紫藤一架。枝幹奇古。垂蔭數畝。本山家荒圃中物。在山之父見而愛之。并買其地以為園。然不過有屋數椽。其餘皆園丁種菜之地。在山次第經營。遂有九峰草廬清暉閣寒香泉釣雪槎綠漪亭騰嘯臺諸勝。名之曰逸園。終日吟眺其間。罕入城市。妻顧氏。名信芳。號生香居士。康熙丙戌庶常顧秉直女。亦能詩。高情雅致。不減在山。春秋佳日。或偕遊銅坑鄧尉間。布衣椎結。如村氓而行吟不輟。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如是者二十餘年。而妻死。在山亦老矣。妾生一子。方襁褓。自料不能終有此園。以售於揚州江橙里。江亦豪士。素重在山名。以買園之資歸之。而使仍居園中為主人。橙里歲時一至。與在山觴詠數日而已。會在山之友。有去為達官者。於
上前盛稱逸園之勝。逮乾隆四十五年南巡江南。大吏欲添設離宮。謂莫如此園為宜。因命江氏獻其地。時在山已沒。寡妾幼子。倉猝覓屋遷居。琴書手澤。遂多散亡。園

亭舊皆茅亭離屋。以樸野勝。至是改建宮殿。煥然金碧。而 臨幸時。頗不當
聖意。命仍以園還主人。於是盡撤所建。葺其材他用。花木亦俱推為薪。止存空地一區。然終以曾為 行在。故程江兩家俱不敢有。任其蕪廢。惟附近居民。猶能指亭榭故處。稱為程園云。

朱春生曰。余幼聞在山之名。恨未一見。後讀袁簡齋先生集中有遊逸園詩。又有為江氏作西磧山莊記。益心慕焉。特往訪其遺跡。時園廢已久。斷礫偏地。荒草如人長。惟一土阜甚高。上有巨石。鐫嘯臺三字。猶存。登之望太湖三萬頃。澄波浩淼。如在腳下。湖中羣峰羅列。一一可指數。回顧西磧山。翠屏插天。若背可倚者。真勝地也。今歲在郡城。遇在山女夫黃君。為言舊事甚詳。因成此傳。在山夫婦詩。俱有刊本。而外間流播甚稀。乃從黃君假得讀之。古淡淵穆。如清琴並鼓。鹿門偕隱之人。固與尋常伉儷。以柔情豔思為唱隨者不同也。黃君又言在山晚年。嘗夢古衣冠者相訪。自言崑山城隍之神。任滿將去。欲薦君自代。既醒。笑以語家人。已而自悔失言。謂妖夢不足憑。誡勿妄傳。久之眾亦忘矣。迨疾革。處分後事畢。將瞑。忽張目曰。吾此時魂魄已離身矣。所見仍是山中風景。並無章服加身。亦無鬼役來相迓者。可知吾未嘗為冥官。爾等勿為吾前夢惑也。乃一笑而逝。余聞古之仙人。有畏上界官府之勞。而不願

飛昇者。在山殆即其人歟。

顧東巖先生小傳

東巖先生詩人也。窮士也。孝友誠篤人也。先生存日。凡相識者皆知之。今先生沒且二十年。同時親故零落殆盡。而令子後長集其遺詩。屬余刪訂。將以付梓。先生之詩傳矣。窮固不足道。而孝友之意。亦可於詩中髣髴見之。然先生以孝友誠篤。而其詩愈工。亦即以是。而其窮愈甚。此則先生當日所不欲言。其子今日又不能言。且不敢言。而惟予知狀。不可不為文以傳之也。先生名我魯。字瞻泰。姓顧氏。東巖其號也。少為邑諸生。有聲。而所學尤長於詩。嘗與同志袁樸村等七人。共結竹溪詩社。既而出遊。適燕適齊。又適楚。得江山之助。詩興益豪。詩境亦日進。同人皆歎服。以為莫能及。顧其詩之所以獨絕者。亦不盡關遊歷。而仍於門以內得之。蓋先生生有至性。事父母及祖母。皆盡孝。而篤愛其弟。殆不啻慈母之於嬰兒。是以即事興懷。每於倫常之際。三致意焉。即登臨弔古應酬讌會之什。亦覺忠厚悱惻。溢於言表。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已而其弟出後世父。意漸自外於先生。會先生客蔚州。而里之人有自蔚州來者。言南中食物。至彼皆倍其價。弟思獲厚利。捆載而往。然不得貿易要領。既至。賈用不售。則以委之先生。謂其值百金。皆質婦奩中物。非得倍稱息。則慚其婦

不能歸。先生竭蹶措百金與之。而弟必欲取盈二百金。無見錢。即籍記之。以俟異日。先生素稔其畏婦。唯唯聽之。其後數年。先生自尉州歸。弟婦遽謂先生凡負錢者。月取二分息。踰三歲即子本相侔。今此百金已踰十載。為子本相侔者三。計當八百金矣。於是罄資裝不足以償。婦日搏膺嘑呼。時太夫人猶在堂。不堪其擾。先生乃以所居室立券付弟。而奉母別居。然猶謂屋小。未足抵八百金之數。衣飾器皿悉所攫取。故先生移居之日。家具蕭然。見者皆為太息。時袁湘湄為書帖曰。長物只餘詩一卷。寄居聊借屋三間。又方家難作時。顧尉雲先生贈詩。有早識訟師由飲食。疊書忍字保彝倫之句。皆實錄也。嗚呼。古來以兄而讓產於弟。如卜式薛包。又或遇傲弟而不失其愛。如牛宏周顗。皆為史冊所艷稱。乃先生徒以弟婦悍戾。欲免其弟之交謫。遂至不名一錢。而盡占其室廬。惟命。并取其室中之藏。使罄身而出。亦惟命。甚且使之呼服謝罪。對眾失言。謂已實負弟。弟不負兄。亦惟命。此不特今世所稀聞。即於古亦不少概見矣。然先生不惟不怒其弟。且甚憐之。謂其出於不得已。有時遇弟。則極口慰藉。謂爾無介意。吾終不以身外物損我手足情也。久之弟婦死。而所得先生之屋。出賃於人者。適餘數椽。仍招先生入居之。先生即欣然往。徧告同人。以天屬復完。足見弟終愛我。既而所取賃屋之資。乃視他人有加焉。然後知其向之任婦所為。不敢出

一言者實亦利其如此可以并先生之産而先生於播遷之後復得與弟比屋居即已大喜過望絶不計此屋之本為已有不當以重值償也嗚呼天壤間乃竟有先生而復有先生之弟哉後長之生也晚先生没時方十餘歲煢煢孤露不免饑寒比長為句讀師稍可自給今乃約身而謀梓遺稿亦可以為難矣而先生之弟爲其子通蕩盡喪資財屋亦出售他姓讓産者窮爭産者亦窮并産皆銷歸烏有而惟此一卷詩强者不能以氣力攫巧者不能以心計取迄今讀之猶想見先生之風流餘韻物之可久莫過於是吾黨區區計財産之得失而為先生不平者殊自愧所見之淺矣先生詩往往興而作篇什本不甚多又屢經遷徙大半散逸故所存止此然一句一字具有真意以視彼酬應冗長者其品相懸萬萬固不必存乎見少之意也

顧蔚雲先生墓誌銘

吾里數年來老成徂謝往時竹溪詩社諸前哲相繼逝世惟吾師顧蔚雲先生巋然獨存歲開八秩而神明不衰猶能出應有司試以嘉慶九年甲子科得 欽賜舉人方幸可循致期頤長為後生矜式乃又於去歲歸道山平生執友既無復存者銘幽之文自當屬之門弟子而春生於諸弟子中事先生最久年亦差長同人以此事見推遂不獲辭謹按先生諱汝敬字配京姓顧氏蔚雲其自號也家世吳江士族高曾

以下。代為諸生。至先生尤以文學顯。自經生業外。詩歌古文。皆見重於儕輩。矢志欲為有用之學。擥羣古今。證據經史。旁及諸子百家。天文地理曆算兵法。一切經世之務。靡弗窮究。既數奇不獲一試。則以其學教授後進。因材造就。不拘一方。俾從學之士。人人得所求而去。而其間能詩者尤眾。如顧青庵虬袁湘湄棠遂生鴻馬蕉庵元勳郭丹叔鳳周愚谷靄丁西亭綬等。並稱高足。人謂竹溪七子。才望相等。而門牆之盛。莫先生若也。然先生固非專長於詩。亦未嘗專教人為詩。其弟子之稱詩者。蓋僅得先生一體耳。先生內行醇備。律己甚嚴。而飲人以和。言論多風趣。所居研漁莊。賓朋時集。談諧不倦。而能使入座者終日無鄙言。如清琴在御。一堂絲竹。盡奏雅音。自莫敢以繁手淫聲溷也。為文章爾雅深厚。絕遠流俗。然不為高論。憶春生年三十後學為古文。妄意序事當法馬班。議論當法歐蘇。而先生但教以讀近代諸名家文。曰學問之道。直探本原。惟上智能之。中材以下。必循流溯源。乃有從入之徑路。不可以好高而滋躐等之弊也。當時聞此訓言。謂先生特為初學說法。迄今幾二十年。自視所作。於近世侯朝宗姜西溟毛西河諸公。去之尚遠。然後知馬班歐蘇之境。未易攀躋。微先生之教。幾不免為今文之追日矣。初先生有子兆曾。賢而有文。不幸中道卒。時先生年已六十有四。喪其良子。且未抱孫。知者共歎天道茫昧。更恐先生以衰暮

之年。雖此毒痛。將不能堪。乃先生哭泣數日。即瞿然收淚曰。吾先人累世種德。吾雖無似。宗祧無中絕理。遂即是歲娶妾為嗣續計。越七年而生子兆芝。值先生年七十。湯餅之客。與慶古稀者踵至。共言先生數年來。毅然自信其有後。而不以西河之痛傷生者。洵為知命而不惑也。先生卒於嘉慶十一年七月廿六日。年七十有七。著有研漁莊詩文稿、及說叢畫苑類姓所見碑帖考諸書。藏於家。配袁氏。繼室梅氏。前卒。側室張氏。娶於梅氏亡後。勤力操持。有大家風範。暨生子。或謂宜改稱繼室。先生以寡媳袁氏年長於張。不便以婦姑之分相臨。故弗許。其生平處事。必曲體人情以求至當大率如此也。子二。兆曾袁出。吳江縣學生。前卒。兆芝張出。先生沒時。方八歲。女四。長適張。次適任。次適袁。次未字。以沒之次年。葬於吳山桂花塢之祖塋。銘曰。

笠澤汪洋。吳山聳峙。顧瞻墓門。儼覩道貌。與傳弟子。詣深雅造。德庇後人。光遠有燿。質行莫窮。誌銘舉要。敢曰能文。先生之教。

顧劍峰墓誌銘

道光三年春二月。顧君劍峰病卒於家。是予六十後所交友也。君與余生同里。少余三歲。而蹤跡乖迕。幼時未嘗相識。比長。為諸生。朋試金陵。僅一見之稠人中。自後饑驅四方。無復因緣會合。惟聞君才名籍甚。而亦時有相訾議者。予既未悉君之為人。

不能定眾論之孰是。逮君養疾家居。子適以事歸里。為其族弟子壽招同讌集。兩俱暮齒。頹然相對。回憶疇昔金陵初見時。已三十餘載。君雖衰病。而意氣甚豪。抵掌雄談。座客傾聽。如騏驥長嘶。萬馬皆瘖。意君所以得重名者在是。而遺眾忌者亦即在是也。君所患瘰癧。本不為大害。而庸醫以金石之藥劫之。遂成痼疾。輾轉四五年。循致不起。家貧子幼。賴子壽及兄雪村經紀其喪。余方返自山左。嚴小農河帥聞君貧病。有所資助。比至君卒已踰月。乃即以為窀穸之資。而余為文誌其墓。君諱日新。姓顧氏。劍峰其號。生數歲喪父。隨母改適郡中袁氏。故其始補博士弟子。猶冒袁姓。然袁故武人。其性暴。遇君少恩。而君以母故。事之無失禮。逮袁死。然後復姓歸宗。仍奉母居吳江。遭人倫之變。而遠近處之。卒得其正。亦可以為難矣。君天資穎異。讀書有記功。於歷朝史冊是非成敗之故。尤所用心。議論證據今古。頗以經濟自負。為文章下筆千言。直紓所見。不肯亂設其體以投時好。既而屢試輒抑於有司。則挾其能遊公卿間。倚馬之才。懸河之口。傾動一世。如阮芸臺尚書。曾賓谷侍郎。最號知人能得士者。並以君為上客。而君亦喜交遊。愛才俊。凡所獎識。罔非賢豪。客粵東時。邂逅楚南陳秋舫流。目以國士。傾心結納。酬唱詩篇。眾乃謂君有先見。其實君之於秋舫。固非以一第為重輕者。又嘗主講暘城書院。愛毛生甫嶽生。幼慧。招使就學。飲食教誨。

不啻子弟。令生甫學成爲名下士。詩歌古文超絶倫輩。而常自謂微師敎不及此也。至其於流俗之人。則不能强與諧際。嬉笑怒罵。率意逞辭。或謂君臧否人物。多過其分。然君固無成心。特如食物入口。甘苦者既嚥而有餘味。腥穢者已吐而猶作惡耳。晩歲家居。時爲文酒之會。即席揮毫。風發泉湧。同儕多爲絀服。而一二妄庸人。疑君有意相壓。往往背面詛詈。及君病。爲藥誤。遂有傳其賄醫致毒者。君聞亦未遽信。而戲見之詩。以資笑端。名場媢嫉。至於如此。可想見君之才情氣誼。籠蓋一切矣。君事母至孝。母年九十餘。尚健。至今年春。乃無疾而終。君病中起視含殮畢。一慟亦絶。其間相去纔三日。識者謂君久病不死。竟得終養其母。而後相隨共逝。殆亦孝思所感云。君卒年六十有一。配趙氏。前卒。繼室高氏。選室胡氏。子一。年方八歲。女二。長適同邑劉某。次未字。所著寸心樓詩文集。余別有序。故不復論之。銘曰。

壯志干雲。奇氣軼羣。宜亨而屯。命數難論。有名不朽。有才不貧。今皆歸之太空兮。一任夫造物之陶鈞。

書韓非子後

王渭

韓非學刑名。不數於儒者。乃其人亦戰國深識人也。憂傷大臣之專擁。患苦說士之蠹國。其餘指切時勢。辨析名實。非獨中當時深病。及後世治亂。昭然可察而知當矣。惜其不以聖人之道治之。而專意刑法。刑法其可為治乎。沸湯烈火。與之者其不盡焦爛乎。猶墨子非樂也。觀當世靡敝於俗樂。而并棄先王之雅音。以為為治在苦身戮力可乎。猶商子變法也。患惰游之民。不事耕戰。顧焚詩書而明法令。以為為治在嚴刑峻罰可乎。猶莊子非堯舜也。權衡度量。先聖以致治。後世以作奸。遂以咎先聖立法。以為為治在恬淡無為可乎。蓋戰國諸子。皆特出奇才。身當衰世之敝俗。周孔遺教不絕如綫。遂皆出私見為一家學。欲以救敝俗。敝俗曾未及救。而其學已不可一朝存矣。使善讀書者慎取之。去其私見而察其公患。則固有益人國焉。不然。雖言出周孔。牢固愚儒之說。猶為害也。吾悲夫世之愚儒。鄙諸子弗取。自言吾之學。學周孔。彼能知何等周孔乎。乃韓非商鞅輩所竊竊然笑也

論武甯蕭衆仔誣母獄

武甯蕭衆仔家深山中。母葉與所私二人。手殺其父。衆仔在旁知狀。葉以殺人事誣其嬰。將坐之矣。已衆仔心傷父冤。告情於官。論葉及所私者如律。於是滯獄始決時

衆仔生十二年矣或有以衆仔證母獄疑者余應之曰是春秋左氏絕不爲親（訓疏所引先儒說與杜異義）公羊不與念母之義也雖先儒謂莊公於文姜得絕不得殺然如衆仔告官以情乃成爲絕之使不明徵其罪又何緣絕母乎告官而官自據法殺棄則固非衆仔所得殺也又律無證母殺父免罪文者意其爲人倫至變定律者不忍察察言爾獨東魏麟趾新制母殺其父子不得告告者死孝世秋政匪可以訓時竇瑗以爲母既殺其天又殺子之天下手之日母恩即離仍以母道不告臣所致惑則有識者固灼知其繆矣今衆仔雖幼失學知絕有罪之母以伸隱父之志其事適合於經史刑律徵旨治斯獄者可無疑於衆仔若乃父死之際能如陸絳抱頸求代江兼以身敵刃天性一至與之同命上也冤白之後能如孝信生子絕室沈續疏布終身感念家難寄於居處抑其次也然此皆古之獨行非可以厚責衆仔焉又衆仔言及其父輒流涕意葉被刑時必有殞絕不欲生者爲無以謝於葉實命不祥嗚呼悕矣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殺年父年因殺繼母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問太子對曰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年棄市又梁人有爲僕妻所殺者其子又殺之孔季彥謂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不得論以逆余以繼母事與衆仔不類故不復引用然其論可與

賓璲相發明云。

經餘書屋詩鈔序　　張鑑

訓詁之與詞章。一源也。其分不知其所始。殆自六朝齊梁間之雕蟲者失之。昔毛公爲詩故訓傳三十卷。而左太冲三都賦序。亦云攝其體統歸諸詁訓。迨三唐詞章愈盛。訓詁愈微。至今攷藝文志詩人之能通六藝擅經訓者。寥寥無幾。獨昌黎文能載道。而說經無書。韓昳因是僞作。其平居如答陸滄殷侑諸丈。未嘗不著其心業。以形諸語言。而撰述未遑。降而至宋。如子瞻之傳書。永叔之譜詩。介甫之新義。詩人之說經有矣。究與古訓不相入。至我

朝文選日昌。學者須踵相接。文而又儒。有若毛西河之議論縱橫。有若朱竹垞之文章爾雅。有若汪堯峰之經術任斷。有若全謝山之史裁淹貫。有若王西莊之詞源浩衍。有若錢竹汀之考訂精詳。其詩皆能別具鑪錘。探源古始。而他人之工文章者。不在此數。高郵沈君少以貴介子。受業於興化顧文子先生之門。故長於經。其餘事乃溢爲詞章。丙寅春。以所訂經餘書屋詩抄若干卷示余。俾爲之序。其詩修潔自喜。不爲繁縟之旨。有元人谷音之遺。所謂學者之詩。知其服習於文選兩漢諸書。而不愧爲經生所業也。西漢韋氏父子。深通章句。而班書特著諷諫等編。經生之詩。亦若是焉而已。今君解經之作。將陸續成書。余故因其自序。而復爲推衍其義。以歸諸訓詁

者如此。

書嚴禹航先生畫像及戒子書後

此吾友錢塘嚴上舍厚民所藏先世忠公畫像及戒子顥亭侍郎入京應試時書。其言藹然。非仁者莫能為也。嘗論明季故家子弟。如錢復諸社事。以氣節相高。而謹慤之風。槩乎未有所聞。即如青溪諸事。當日如侯朝宗。其父方入鎮撫獄。為人子者宜若何憂恐。何以縱浪之飲。狹邪之遊。忘身及親。若斯之甚。竊疑棃洲黃先生同時何無一語及此。後讀文定。始知棃洲固曾以此規之。則是舍忠孝不足以言氣節明矣。使南都防亂揭中諸公。早聞忠公是論。未必無補於時事。而惜乎其未有也。是時杭人方起登樓社。忠公子姓如子岸渡子閻津子蔡流皆名高復社。而子岸又身列揭中。益知先生之言。蓋有為言之矣。

書處士董孔彰逸事

董處士孔彰。名嘉言。鑑曾祖母之侄也。世居潯之豐草庵。父士驥。祖來。曾祖說。皆以博洽工詩。為遺佚以沒。詳董氏詩鈔。處士自少嗜學。不習舉業。不喜著述。間為小詩。亦不存稿。日鈔書自娛。生平所寫古書。不下數千卷。與歸安茅茂才星來善。茅精注疏之學。有疑義。輒往叩處士。處士誦其詞。琅琅如宿習。復按之不遺一字。茅亦自以

為弗若也。鑑童子時。家有處士所抄吳興藝文補。高五六寸許。格密行疏。精整可愛。既而為中表兄弟取去。後又於他處見別冊。與此無異。詢之董氏。則散佚久矣。夫世所稱學者。目不識九經難字。挾兔園冊。以取科名者。不知凡幾。求其積學好古。雪鈔露纂。如處士。萬不一得。而處士竟湮沒不傳。此可歎也。以是書此以著之。星來號鈍安。通三禮。為方望溪王崑繩所推許。